

保區漢奴籲天錄

M6
K2817

5



3 1796 0622 7

保區漢奴籲天錄（序）

古今中外，無論何民族，何國家，何宗教，而能悠久長存，不外以仁愛相維繫，俾人羣相安，得以遂其生。有反乎此者，必不能永久存在，蓋以害羣者爲人類之公敵也。人類具仁慈之心，遇殘暴嗜殺，視異種殊族牛馬之不若者，必鏟除之，以完我愛羣之仁心，故仁者必有勇，仁者無敵。今即不鏟除而消滅之，亦當以有效之強制力而遏止之。若優容姑息貌爲寬大，非舉刃授敵，使之刺我，即故縱虎狼，聽其噬人，蔓草滋延，爲患無窮。保我族類，戎狄是膺，事勢所迫，有不得已者。昔我先祖列宗，東征西伐，苦力經營，保衛民族，建立國家，凡屬國民，稍有常識，皆知豐功偉業而崇拜之。時至今日，創造民國，凡屬民族，皆宜平等。乃有凶暴成性，違抗政令，不率教化之保族，蕃衍於川康滇省間，年年月月，燬人廬舍，劫人財物，傷人生命，掠虜漢族，數十百萬，輾轉售賣，爲患靡已。在昔政府，以爲癰疥之疾，不足抓搔，蠢爾蠻夷，奚足介意，徒事羈縻，養癰貽患，民元以來，軍閥割據，罔顧邊隅，尤在其肆意猖獗。甯屬各縣，無日不擄，無夜不搶，無一鄉村不遭焚殺擄掠。如西昌小麻柳二十餘村堡，二三日焚殺擄盡，德昌馬料河四五十戶，一旦成墟。鹽源黃草壩，最繁盛之鄉鎮無一戶幸免，田土盡荒。鹽邊縣大有田場，人民千餘戶，民十四年完全消滅。兩鹽之五土司，四所，三馬頭，受侵害而削弱，今僅一二仍舊。西昌縣城外數里之北山東西兩河，人民千餘戶，多被擄殺，生

者流離，斷絕炊煙。西昌北行，傍山大路，行人絕迹，改道安寧河濱。略舉數端，以概其餘。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當時寧屬人口之損失，至少亦三四十萬。至今言之，外省客籍人，未曾身受，以爲妄談，且加非議，令羣衆痛心。幸有鄧文富，字秀廷，愛護桑梓，壹志雄心，深慮奮武，或殲滅渠魁，或驅逐江外，四民安居，將近十稔。至三十四年，征剿普雄，偶爾失利，四山夷蠻，又漸蠢動，三十五年，出巢嘗試，雖不大似前此凶悍，晝夜披猖，而就甯遠新康兩日報按日摘錄，事實昭然，亦可證其爲患不小，因名曰「保患錄」。民十六年爲患，賴塘邊部鄧司令秀廷制止之。三十五年之爲患，賴西昌警備部賀司令元靖公同各駐軍制止之。賀司令策畫督導，各駐軍配合空軍，冒霜雪，陞險阻，先征降螺髻山拖木溝外服內叛之狡黠，再征服歷年逆命之普雄悍夷，雖非長治久安之策，亦足以使地方獲一時之安定，不勝慶幸。今即「保患錄」，印之成冊，以前日所作之「甯屬雷馬屏峨百餘萬被奴隸之漢族急待解放書」列於前，最近採輯之「難民再生錄」附列於後，并於篇首冠以孫源君所作之總論，總名曰「保區漢奴錄」，使國人閱之，咸知我文明漢族，被野蠻人擄入深山爲牛馬奴隸者，有數十百萬之衆，以後之爲患猶無底止，庶不至爲假立仁義者，飾詞絜聚賠患無窮也。

保夷分黑白兩級，黑夷爲貴族，自稱黑夷，或黑骨頭；白夷爲賤奴，自稱白夷，或白骨頭，或娃子，娃子即漢民被黑夷擄爲奴隸者也。白夷稱黑夷爲主子，其生命財產，任黑夷生殺予奪，無敢違抗。尋覓養會處優，不事操作，一切耕牧之事，皆白夷任之，稍不如意，則被鞭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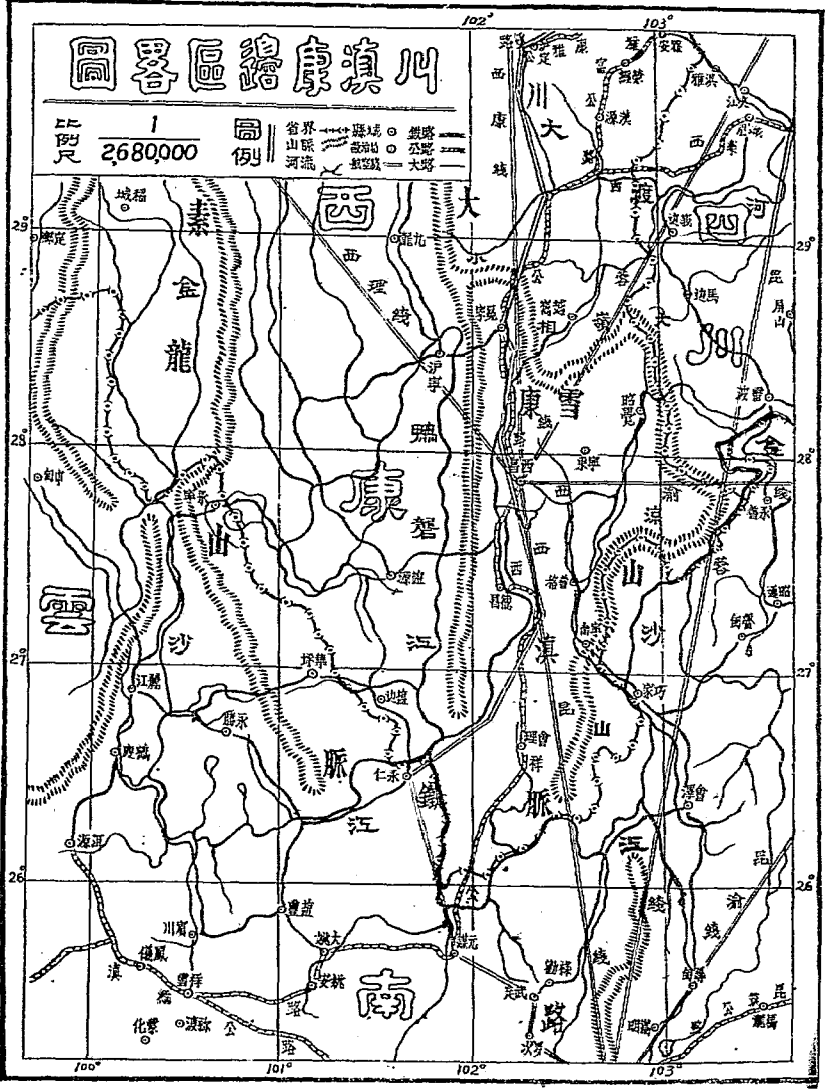
殘殺，白夷惟有隱泣吞聲，以渡其牛馬生活，呼籲無門，含冤莫白，嗚呼慘矣！時至二十世紀，尙有如此野蠻凶殘之僕族，在甯屬及雷馬屏峨之廣大區域中，隨時殺人越貨，擄奴漢民，是乃國家之羞，民族之恥！且裸族既無上繳納稅兵役之義務，復有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之權利，而漢區禁煙，夷區種煙，漢人不能隨便攜槍，夷人則無論在城在鄉，成羣結隊，自由荷槍佩彈，耀武揚威，種種不平等，言之痛心！若再姑息苟容，則甯屬及雷馬屏峨廣大區域中之漢民皆有逐漸被擄爲奴隸之可能，而現在已爲奴隸之百餘萬白夷，將陷於永劫不復矣！吾知仁人義士閱此『籲天錄』，必動惺惺之心，而生澈底解放白夷之念，或襄贊政府，弭此巨患。或廣爲宣傳，揭開黑幕。使此野蠻民族凶悍之威，永不克逞，百餘萬奴隸得以解脫，居民旅客無履陸罹難之虞，然後一律施以教化，授以生計，各安其業，同躋樂土，豈不慶幸。民國三十六年五月西昌芷汀劉治遠序。

標區漢奴額禾錄(底)

四川康定總區圖

比例尺 1:2680,000

圖例
 省界——
 縣界——
 鐵路——
 公路——
 大河——
 中河——
 小水——
 山脈——
 河流——
 車站——
 縣城——
 鎮——
 鄉——
 村——



保區漢奴顛天錄目次

一、總論

- (一) 夷族來源
- (二) 夷族分佈地區及社會組織
- (三) 夷族墾人越貨之習俗
- (四) 川康夷區鄰縣沿革考略
- (五) 近代夷務簡述附清代防禦雷馬屏巖駐軍沿革及分佈表
- (六) 鄧文富辦理甯屬夷務與四十八甲
- (七) 夷患鴉片毒
- (八) 甯雷馬屏巖之資源
- (九) 大小涼山夷族支系人口調查表
- (十) 華僑

二、甯屬雷馬屏巖百餘萬被奴隸之漢族急待解放書

三、民國三十五年寧屬各縣保惠錄

四、最近難民再生錄

(一) 赤堡子難民訪問記

(二) 一羣苦難的人訪問記

(三) 大涼山裏三十幾個漢巴乘機脫逃虎口

(四) 饑荒仇儼上世奇緣

(五) 難民張松廷饑荒三十年記

(六) 蔡鵬飛運長脫險記

(七) 大涼山中的難胞

(八) 爲難民們呼籲

五、錄後餘言

保區漢奴顛天錄

一。總論

(一) 夷族來源

關於夷族來源，或從典志考據，或從習俗及體格語言推勘，所見不同，認定亦異。有謂爲蚩尤及三危之後者，有謂自東部；南部；西部；北部；移來者，雖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所引證，均嫌不足，靠強附會，不滿意。至推論其爲高加索種或印度尼斯種者，尤屬無稽，難於置信。考之史籍，最初夷族實遍布於蜀中各地區，及漢人勢力逐漸逼進，乃退居於牂牁僑蠻爲等郡，終匯集於山深箐密之嶺州一帶，保存其獠狂野蠻之態，至南蠻氏蠻與藏緬獠之侵入，當在唐德宗，南詔陷嶺州，並西進而聯合吐蕃，進攻成都時，故南蠻與藏族亦俾其中之一部，主幹仍原有民族之遺裔也，歷代史乘，雖記載甚略，稱謂互異，然按其地域，徵之史事，其一貫淵源與轉徙居留之跡，固有線索可尋，升垂籍兵，生長蜀中，親歷川滇邊境，其考證夷族曰：「收管庸蜀羌羣，髮即叟也，夏爲防風氏，周爲豳，濟爲豳叟，地在蜀之邊，今按豳也，徙也，斯也，叟也，攷也，賈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異其名，因異其字耳」準此以言，則各史所載名稱雖不同，要其爲蜀中原有之民族，似無疑義，至史書中有稱其爲若干種者，一如今日夷人自稱之若干家若干支而已，茲節引西昌縣志夷族沿革篇如下：

「荷書盧人，邑人吳光源考定爲吾郡獠夷，蓋盧訓黑，獠夷荷黑，虛字音多讀若羅，故元代置羅羅宣慰司，自羅羅二字見於元史，而明史易爲猥羅，清代仍之，以迄於今」，又「史記之西夷，後漢書曰邛都夷，後魏太守張翁之夷者曰薩所叟，益州刺史張蓋平封陲之亂，求降服者，則有三十六種，安帝元初三年，那徼外羣蠻內附之夷，則有大羊八種，叛殺遂人今者，則爲大牛種，蜀志張猛傳，謂諸葛亮南征後又數反者曰叟夷，通鑑首紀，大寧元年爲成將張嶷所討者，曰越蕩斯夷，是漢晉



於越舊夷，或曰夷，或曰夏，或曰夏夷，或曰夏夷，或統其數曰若干種，其種有名稱者則泊徽外談論，其種居境內可知矣，而北周書又稱為條，其列條云：條者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邛笮之間，所在皆南蠻之別種，外種易於侵入，在李唐盛時，有韋仁壽條，由溫州將兵抵海濱，以震攝南方羣蠻，是時金沙江之變，尚未得入溫州也。迨唐就衰，至德宗時南詔乃陷溫州矣，大曆中南詔凡西進而聯合吐蕃矣，德宗時更德為自三蠻以實溫州，溫州夷族，由是而多南蠻之增入，厥後南詔雖不常據溫州，而溫州之夷終在南詔勢力下，宋代越巂宋末版圖，而宋更期以邛笮州蠻族，不復別其種類，玩史於建昌，有谷食內附之文，足見部落非一，種族有別，明史太祖命藍玉征月魯，有越巂等部粟剌留寇之語，萬曆朝西南三征有諸西番軍乞降之文，是建西之夷，至明而有變些西番之雜調，且明代屬各夷於半司，其土司志載建昌衛世襲指揮使安配所轄，有四十八馬站，大明十番騎人子，自夷，應些，落德，裸蠻，德雅，回結諸種，清代布雅班察辦普雄等夷務，有彼處番出數十族一語，嗣隆土司，則西昌之河東長官司，管苗夷部落六千九百餘戶，阿都正長官司管苗蠻夷四萬戶，副長官司管苗夷一萬五千戶，沙里宜撫司所管與河東同，昌州普濟州長官司所管均為苗夷，威州州長官司所管為裸蠻，捫蘇，尖頭夷，河西土千總所管為熟夷，猥羅，西番，雜蠻各土司所屬尚有喇嘛，呷涉，摩達等數種，嘉慶中四川省通志，據成案所輯西昌夷族大都如是，道咸以來，則裸蠻繁衍，日益橫強，他種夷族，日益蕭索，猥羅在昔，猶以西番為出主，不加撻撻，自開革命之說，往往佔西番所有地面奴其人，於是乎四面出夷，純為猥羅一種也。

(二) 夷族分佈地區及社會組織

現在夷族分佈地區以大小涼山為其中心，至散居雲南沿金沙江各縣者，則多漢化，故漢人稱夷人曰涼山，全境高峻，屬於康藏高地之尾間，重巒疊障，林深箬密，位於北緯二八度至二九度三〇分，及東經一〇三度至一〇四度之間，縱橫各約一千華里，東界直習盤嶺，北界與山嶺，南以金沙江與雲南分界，西鄰越嶲昭覺，大小涼山以黃茅岡為界，分脈於橫斷山脈之大雪山，為雷馬屏嶼與越嶲昭覺間之主山，其最高峯為格蛇母巫，海拔約四五〇〇公尺，約高出大涼山山脊一〇〇〇公尺。

，約高時小涼山山峯二千公尺，黃羊崗全而縱統長約五百華里，橫寬平均約為三十華里，多屬平坦之膏土地，固以西，番騰夷人巢穴，即天涼山，目前該地職名義上屬於昭魯及越番，固以東，為夷人舊巢地區，名冷嶺山，即雷馬屏殿所屬區域，夷人緣天涼山發展，西北出西昌冕寧兩縣境，至於康屬五龍，近雅屬之蘆源亦亦有少數移居，南向者格寧南，至於會理周邊，皆初尚無險打冲河等兩縣者，迨咸同間蘆源古柏樹，即土司，以夷人馴服開勞，招其入境墾荒，數十年間遂遍布兩縣，至土司之西番，麻蒙，緬緬，苗人等將無無照錄，又西昌縣志載：禮州：拖坝，樟木營一帶皆當時清初土司轄案，土千總管轄一千五百〇三戶，禮州倉糧名占一專册，人民固已無子遺，除部份漢化外，皆為夷人所驅逐散殺，各縣少數民族情形率皆類此，故今日而屬全境，僅城內及交通線各處為漢人所居，餘皆為夷人雜居，人口約二日餘萬，懸格於漢人，平均每兩人有鎗一支（見澄天公報夷族啟光圖說語）其在滇境者，沿金沙江河曲以北之中甸，華坪，永勝，永仁，與寧浪說沿好一帶，及金沙江以東之巧家，魯甸，昭通，會澤一帶，惟性每較馴，武力亦弱，遠不及川康境內夷人兇悍之烈，居今日而言整理邊務，開發邊地建設，固有統籌並顧之必要，而撥兩撥資，對於兩康之羣屬各縣四州之雷馬屏殿，有刻不容緩者矣。

夷族社會至今猶是部落時代，部落名稱曰宗支，據澄天公報所載夷族觀光卿制長在渝發表談話，大支頭約八十支，小支頭約三百二十支，每支各自組織，不相隸屬，亦無隨定之首領，推舉中輩夷之得力較強者則雖於其間，統治其眾，而無特殊之資格，對於所屬治之保夷，亦無組織訓練慎重其事則系人娃子聽命而已，部落中階級甚嚴，曰土司，保語資者猶云其人曲，曰馬頭，或黑骨頭保語資者，緝奈其族也，曰白夷，或白骨頭，保語資者猶云平民也，曰娃子，保語資者即奴隸也，又有頭道三道之分，其常服得於黑夷家者，為黑夷所重而整理其財運清者，為頭道娃子，又名賴莊娃子，又名懶家娃子，或有家而光華者，曰白夷，敬其也，曰黑道娃子，以其私財實得或勝得之領番白夷，為其私奴者，為二道娃子，三道白娃子，以其私財實得或勝得之漢番白夷，為其私奴者，為三道娃子，其向冲步墾夷，亦有乘驛族，或西番（木里左所）及漢人老受封領傳而下者，皆沿半道半改漢風，現存者除三三保存勢力外，餘均徒擁虛名，甚且藉夷人力量以為保護，故今日之

夷族，實僅黑夷白夷兩種，黑夷係保夷中之原住民族，古塗數十之，白夷則漢番民族之被擄為奴者，占全族十之九，黑夷自視甚尊，而鄙視漢賦異族，男女例不雜作，違行小負荷物品，細鉅皆奴娃供其役使，生殺予奪，唯命是聽，黑白夷間婚姻制度極嚴，如白夷與黑夷婦女通姦者俱死，死法或細糞柴薪燒殺之，或殺白夷而逼令黑夷婦女自殺，黑夷與白夷婦女通姦者俱無罪，惟有嫁及娃子皆誅，此黑夷以爲不自辱也，黑夷間通婚，亦由媒約，由東婚嫁，則由該支黑夷，指定所生之子女，自次女以下，皆應供黑夷女陪嫁，由黑夷選及婿者派之，不敢違，故黑夷嫁女，其體婢多至三四十人，白夷女出嫁，須在聘金內，提銀十兩，納於本支黑夷，夷俗兄弟，弟可妻嫂，兄可妻弟婦，謂之嗣房，甚至叔納侄婦，子納父妾，不以爲非，黑夷於子女初生時，即分貨本支，全體娃子以權與，逐年增息，倍，歲加計算，至其長成婚配，本息地納，給其子女，女作婢，男則再撥奴娃武器牛羊，並劃分田土，析居成新家庭，故其支系繁衍頗盛也，若甲支娃子住地距本支黑夷過遠，緩急不能相救，而與疏大黑夷鄰近者，則此輩娃子可兼投乙支黑夷，以求保護，年納保費銀拾兩，名爲銅壯銀，又丙支黑夷衰，不能庇蔭其娃子時，娃子亦可請鄰近之乙支黑夷保護，年納保費如例，此輩娃子，本身仍屬甲丙兩支黑夷管轄，仍應負擔本支歲租派款征工出兵之義務，雖受投乙支，與私種不同，不爲罪，私逃者死，賊殺本支黑夷者，全家皆誅，皆處以最嚴酷之刑，用昭懲戒，夷族多在山嶺險峻間聚族而居，必擇自險可守，有路可逃，高絕壁遠，設有清泉，土質可耕，水草可牧之處，建其村落，村之大者，百戶以上，小者十戶以上，居室築土爲牆，梁薄板以避風雨，編髮爲室，富者平列三間，衛以副樓，待者僅二三間，人畜共居其內，無廁所廚房，鑿於銅樁，室內掘地坑，置三石作品字形，架銅釜之謂一洩瀆於山野，生產技能，農牧爲主，工藝則甚簡陋，僅能製羊毛披毯，擦耳挖耳，牛皮甲盾，弓箭，草藥，與木碗，木勺，木鞍，及粗簡之竹器而已，至農牧之輩，皆娃子任之，黑夷不工作也，夷區以旱稻爲家，水田絕少，產品以鼓爲大宗，次爲玉蜀黍，爲黃豆，爲蕎麥，爲圓根，爲洋芋，每年其種一次，不耘不耨，不施肥料，自播種後，靜待收穫，亦有種稻亦田，但僅百分之一而已，黑夷自種之地當農作時，所屬娃子，應每家出一人，爲之耕種收穫，黑夷但每月給工作娃子錢也，一個

，辦工資。牧畜情形有兩種，一爲黑夷自牧者，一爲娃子代牧者。自牧之畜，使家中娃子分管之，日出驅赴草場，日夕驅歸，如有走失，則虐刑懲答不貸，凡新擄入之漢人番民，多供此役，同語娃做，日給駝巴一小塊，不待飽也，代牧之畜，凡所屬之娃子，有妻室可信任者，黑夷最給牝牡牛羊猪畜各數頭，令其代牧，產子則報，如黑夷畜所產子，主奴平分其值，若留令收養，則子毋繁殖，數年後，由黑夷量分半數與收娃，至初給之牝牡畜，永爲黑夷所有，倘有亡失，歸收牧賠償。

(三) 夷族擄人越貨之習俗

夷人文字，(血)字數又少，不能譯漢文書籍，蓋取於夷坐(比母)詛禳時所用之書，僅有一冊，流傳無多，又處轉抄錄，筆畫不無訛誤，惟夷巫識之，黑白夷皆不學習，亦不以識字爲重，近於無文字氏族，故無教育可言，亦無宗教，惟信鬼，其家鬼野鬼，本支祖先爲家鬼，其他爲野鬼，家鬼不爲祟，且保護之，凡疾病災禍皆野鬼爲祟，則請夷巫禳以驅之，不祈禱也，其各支歷史及冤仇，則世世口口相傳，每於月日風清或黎明時，黑夷之年老者，集合子孫及領性娃子，絮絮述述其祖宗支派，歷代勢力之盛衰，及某代某人被某支刺死，某人被政府法誅，某女爲某事自盡，言至憤激時，淚隨聲下，聽者至拉刀欲地，舉家哭泣，故印桑甚深，歷久不忘，其冤仇亦世世不釋，受人恩惠，雖偶轉述，但輕描淡寫而已，漢人謂夷人記仇不誌恩以此也，夷人既無教育宗教，亦無法律公約，對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美事，毫無所聞，惟於私仇則歷代不忘，人各充滿仇恨嫉妬殘忍嗜殺心理，夷族社會更從而提倡獎勵之，其能舉娃報仇，劫擄燒殺異族或他支者，則擄族共榮之，求舉降爲姻親，仇家不取犯，他支娃子且私逃投誠，其本支娃子能出死力爲主報仇，戰鬥劫擄者，則邀重用，使荷槍爲衛士，或被爲副莊娃子，與同飲食起居，其僕輩父共尊之，夷女多願與結婚，否則自爲庸懦無能，昭覺某支黑夷之子，管率娃遊鄰村，村中夷者不識者，乃自述其父名，村夷仍茫然不知，歸乃積憤殺其父，謂不能報殺揚名，致子孫亦無人知，其父忍受之世不以其爲怪，又本支娃子與漢人或他支夷滋事，須以酒酒酬謝，並賠償其損失時，由黑夷負責了結後，按其所殺數目，擄派盜表娃子，隨益以償黑夷之黑夷用款之事愈多，隸屬娃子愈貧，其滋事娃子反不出一錢，故一般娃子均樂於滋事，其劫擄

之理論，據西昌縣志載，某支夷劫擄漢人，積案如讎，鄂司令文富奉令討伐，先遣使責數其罪，謂漢人並未開罪夷人，何以劫擄殘殺如是，某支夷對曰，雞雜何嘗開罪鷹鷹，羊家何嘗開罪虎豹，野肉強食理也，且漢官猶保護雞雜羊家之雞母牧豎也，鷹鷹虎豹既多，保護其能周乎，又白夷求解放而革命，客支黑夷與帥問罪，其言曰，冰墩下，樹上生，古今定理，今奴娃叛主，是欲使水逆流，樹向下，賊所未聞，其思想議論，大都如此，故視劫擄異族與虐待奴娃為天經地義，且心胸極狹隘，各支夷間，每因婚姻，奴娃，牲畜，債務，種種怨隙，既不控官府求法律之裁判，亦不親士商依夷俗解決，再無第三者之調解，或調解無效，唯有訴諸武力，以求一逞，而攻擊之事以起，對方被攻擊後，必圖報復，於是互相劫殺，世世不休，故夷人除劫擄他人外，又須隨時戒備，日在戰爭中生活，衣食住行，均求適於戰爭條件，如衣羊毛製之披氈，長過膝，冬夏皆然，晝為衣，夜為被，雨雪為簑，左手臂間常帶皮套，套以生牛皮製為圓筒形，用漆塗之，刀不能傷，猶盾也，可格拒力矛，食則常以蔽手玉蜀黍為糧，間根為菜，肉食用火燒或釜煮半熟食之，遠行負草囊，盤之收斂，隨處用冷水和而充饑，均宜於行軍，嗜酒若命，席地團臥，醉後輒滋生事端，居則居高憑險，行則不離鎗械，無時不為戰備，其行劫也，黑夷率男女壯族偕來，男執鎗矛，女攜繩索，皆裝棍崖山林間，盡劫行旅，夜劫鄉村，必滿載而後歸，凡財貨生畜，乃至尺布寸縷，必洗劫一空，漢人男女皆捆擄以去，抵抗則殺之而焚其宅，或漢人有槍枝砲機，防衛嚴密，不易攻入時，則圍而焚之，常有一家村之人，生命財產，一夜化為灰燼者，至道途行旅，田野農人，入山樵牧，被夷人捆擄，每寨或數人，或數十人，若驅羊家，盡入夷寨，其得贖身或帶逃生還者，百分之幾而已，民國十五年前，二十年間，僻遠窮小之村堡，被夷人消滅者，每縣不下數十，及今除交通綫上城市尚保故態外，無非敗瓦頽垣，瘡痍滿目，百業蕭條，人口銳減，均由於此，其距城市較近，或稍能自衛者，亦必與附近夷支聯和，請其保護，率納米糧布酒若干，而後得安枕，夷人行劫，若被鄉團擊殺，或生擒伏法，則必僞回屍體，益肆劫擄以報仇，鄰村不堪其苦，則議和給牛酒，賄命金焉，或劫甲村受創，力不能勝，不敢報復，則劫殺乙村以洩忿，如乙村生擒夷匪，送官訊警監禁，則其本支黑夷，必擄附近漢人，以要挾漢官，互殺仇勝，其東鄉漢人欠夷債，

無力楚償，或死亡無從取償時，則任擄西鄉南鄰人入山，賣令代償，至其窮估漢人近山田地，無端訛詐資財之事，猶小焉者，被擄入夷寨之漢人，則驟轉販賣爲奴娃，強壯者值最昂，約銀二百兩，次則孩童，以其易馴也，如所擄係一家親屬，或同里閭者，必分贖之，不使同歸一主，防逃被擄者初到盡剝其衣袴，施以鞭刑，曰木鞭，用木料鑿成二脚模型，納俘房二脚其中，木門釘固，施行拷打，曰腳籠；以二鐵環套其兩脚，兩膝間，再用鐵鎖貫之，使難行守步，曰豬豕鍊；鐵製重約一二百斤，一端鎖拴俘房之頸，他端穿木板小孔，緊扎柱上，押入地籠，覆以木板，使不能轉動，他如拷腿，翻身爲，斷舌脛肢，抽去足筋，不一而足，其輕者則鎖以鍊索被以破毳，臥以荆棘，環以毒犬，日給莠麥少許，不得一飽，嚴禁漢語，使其求生不能，求生不得，必心死踏地，終身爲奴而後已，俟漸習夷俗，通夷語，乃命之權役，稍久命之墾荒，果能忠於所事得其歡心，則以擄得之漢番婦女配之，世世爲其奴娃，苟有逃者，擒獲施以酷刑，至死而復辟，再犯，非殺即轉賣入深山矣，聞有俘房之家屬偵知，以重酬流他支夷人代爲議贖，得其許可者，必係其人精力不強，或已成殘廢，或願身之費，超於贖價數倍，乃得生還，蓋夷族之視奴娃，不特爲其生產動力，戰鬥助手，且爲其財產，故夷人之強弱貧富，一視其娃子多寡而定，如甲支漢人，擄得異族，必轉賣與乙支夷人，乙支夷人又販入深山賣之，入山愈深，索值愈昂，欲求贖身，不可究詰，亦有黑夷因貧窮自賣其娃子與他支黑夷者，或數家，或數十家，賣後則收其財產，娃子不敢違也，各夷支間雖以怨仇而隨時互相掩襲突擊，但一遇官兵進討，則能暫釋宿仇，出兵援助，俟官兵既撤，再言舊事，每次進討對象，初值一二支，終於牽動數支或數十支，其出援他支之夷人，全部夷兵途中及到達三日後之食糧，均由自備，三日後，事主乃推牛犒勞，供給糧草，所耗械彈，亦歸事主賠償，事主更不惜重金，聘請他支勇士出助，謂之戰手，皆白夷充之，先議定命金，如戰死賠其黑夷兩若干；牛酒若干，不得怨尤，最驕悍者，每人命金若干兩以上，戰手臨陣，頭纏彩布，或插雉尾，口銜利刃，手執快鎗，身披鎧甲，奮躍大呼曰：我乃某支某黑夷之娃子戰手某人，誰敢來決死，蓋誇耀其主以自表異也，故夷人以戰手爲典型人物，自幼即習射擊，綉縫跳，足踏之皮，厚至數分，屢擊不傷，登山不疲，孔武有力，鎗中飛鳥，兇殘嗜殺，新舊上選，其

用兵也。謀定後動，頗有兵法，率施用遊擊，埋伏抄襲，罕有密集戰鬥者，其被征剿也，初則破壞道路，壓壁清野，懸險死守，如險隘被破，則散匿林菁崖谷間，或復據第二高山為營寨，敵進則彼退，敵退則彼進，如敵軍深入，戰綫延長，則狙封樞要，截斷聯絡，或掩襲營壘，有時兼旬累月不見一人，以疲老敵軍，稍環抵隙，則全力猛犯，非至掃穴窮追，自知不能抵抗，不肯來降，降亦多詐，官軍之受愚致敗者，迭見不鮮矣。

(四) 川康夷區鄰縣沿革考略

按四川省通志，及叙馬屏雷峨與西昌縣志載：

雷波漢為未提縣地，蜀漢為馬湖縣，屬越嶲郡，晉初省，唐宋為馬湖蠻部，元時內附，設雷波長官司，隸馬湖路，明省為雷波鄉屬屏山縣，清初仍置長官司，嗣為雷波衛，乾隆二十六年升為廳屬叙州府。

馬邊「漢為未提爨道地，晉唐以來沒為蠻，元為馬湖路，鄉為馬湖府地」；又按「馬邊在前明為賴因明夷地，萬曆十七年賦乃潯平，改為新總鎮，建新鎮城，設安邊同知，並設營伍」。

屏山「漢繼為爨道未提二縣地，唐為股喇勝浪四州地，總名馬湖部，屬戎州都督府，宋時蠻主屯湖內，元至元十三年內附，置馬湖路，明洪武四年改馬湖土府，宏治九年始為馬湖府，萬曆十七年始置屏山縣……清雍正五年罷馬湖府，以縣隸敘州府」。

馬湖故城，在縣西南，季漢時屬越郡，晉省，通鑑唐乾符二年，高駢築城於馬湖鎮，募平夷軍，元史馬湖路古牂牁屬地，舊治，元設馬湖路，創治於蠻夷司夷都溪口之南岸，其疆域東西廣二千三百一十里，南北袤五百七十里，除設屏山縣，并屬黃蠟屬雷波廳，割馬湖江南之一百四十里屬昭通府，改馬邊蠻為廳外，其蠻城多沒於夷，其廢縣故址已不可考。

峨邊漢屬南安縣地，隋初為峨眉縣地，唐置羅目縣，宋又省羅目入峨眉，清嘉慶十三年始設峨邊廳，屬嘉定府。

雷波秦蓋郡縣，漢元鼎中置越嶲郡於那都，隋為西寧州，唐武德元年改為蕪州，元設建昌路總管府，明設建昌衛，軍民

指揮使司，洪武十五年正月爲府，屬雲南布政司，兼置衛，屬雲南都司，十八年衛府俱改屬四川，二十五年府廢，升衛爲軍民指揮使司，統於四川都司行都司，清康熙八年，仍曰建昌衛，並置總鎮府，雍正六年裁衛設甯遠府，領廳一（越嶲州一）會理）縣三（冕寧西昌鹽源）。

（五）近代夷務簡述

今日夷區自秦漢已通遼設郡（見前條）置吏，開化不可謂不早，然歷代視國家之治亂以爲叛服，數千年間，如出一轍，蓋政府有餘力以事邊疆，則蠻風歸附，輸誠納貢，中原多故，則乘機作亂，戕官據險，其盛衰消長，適與國勢之強弱成反例，爲患之烈，以唐德宗文宗兩朝，南詔進陷播茂二州，出邛州而三寇成都爲最，史載其弟二次之寇蓉，在文宗太和三年，留成都西郭十日，將行，大掠子女巨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嗟類，（時專南詔國政）自爲軍殿，及大渡河，謂蜀人口，此南吾壤也，聽汝哭別鄉園，衆省痛哭，赴水死者以千計，今顧「錦江南渡開邊哭，盡是離家別國聲」之詩，猶不勝悲憤，然唐室始終將軍經武，遂征近防，名將輩出，韋果李德裕高駢先後立功，屢挫強寇，卒保蜀土，以奠西南而衛兩京，惟宋太祖無遠略，玉斧一揮，大渡河以南與燕雲十六州同流異族者二百餘年，衣冠胄裔，被髮左衽而奴隸於蠻夷矣，初以爲息兵保境，可得一時苟安，然彼州府志載，自歸恭以西至活溫嘉後，綿亘數千里，剛夷惡獠，殆以千萬計，時時入寇，自真宗迄孝宗，殆無寧歲，元統一宇內，兵威達於邊徼，其於寧屬設建昌路，於雷馬屏設馬湖路，以總管管制土官，雖僅及於鎮攝羈縻，而推疊殊尚，漸就軌範，及宗社巴墟，平章月魯帖木兒，猶欲遷建昌吹已灰之燼，朱明光復舊宇，銳意經營，平定月魯後，鎮以疆吏，成以重兵，移民墾荒，興工築城，立屯建堡，修路設政，繼且故土歸流，逐步實屬，及萬曆朝，蜀撫西南三征，建昌即居其二，可謂重視邊地矣，清初頗明邊規，推行不遺餘力，設甯遠府，屬西昌，越嶲，統寧，會理，鹽源五縣，甯波馬邊亦先後改設廳治，化邊地爲腹地之規模，次第完備，是爲開復時期，惟雍正中改東川烏蒙鎮隸雲南滇督鄂爾泰大張捷伐，驅烏蒙鎮雄兇悍狡黠之夷，渡金沙江以入大小涼山以爲巢穴，於是滇境靜而川境多事矣，至道光之際，國帑空虛，外侮漸至，

無力過問邊事，斥四川總督聶廷玉提督張必職等會銜呈請四路進剿之建議，發開後為防禦，近山汛處復多淪陷，夷人大股由興隆諸州縣之事，亦時有所聞，是為防禦時期，然同治七年尚有提督周廷武率師進剿普雄，直達涼山中心之役，宣統元年尚有四川總督趙爾豐，飭巡防軍統帶董南斌，由馬邊進剿，建昌田總鎮由西昌出兵交脚，（即昭覺）會師野牛壩，橫貫大涼之役，且當時慎重邊地文武官吏，嚴行懲懲，故官邪士者，莫不悉心竭力，以保地方安謐，舊有規模，尚能維持，入民國後，成兵減少，調換不常，加以川戰頻仍，無暇遑事，捍衛閭閻，惟恃地方武力，其辦理得人而人力財力較優之處，尚得苟延殘喘，否則人稀地蕪，朝不保夕，荒涼殘破，遠非昔比，民國初年至十餘年間，大道梗阻，城門盡閉，邊事敗壞，不堪設想，是為敗壞時期。

附清代防禦甯屬與雷馬屏峨駐軍沿革及分佈表

清代防軍，先為綠營，嗣改巡防軍，茲分列如次：

綠營：建昌鎮總兵管轄十一營，馬戰守兵共五千餘員名，分防甯屬各縣汛地：

- 四百零九名，餘留營差操。
- 梁山營，馬戰守兵共二百四十名，分防四汛兵共六十三名，餘留營差操。
- 會川營，馬戰守兵共五百四十名，分防十汛兵共二百四十三名，餘留營差操。
- 越嶲營，馬戰守兵共五百四十四名，分防八汛兵共一百六十二名，餘留營差操。
- 會理營，馬戰守兵共三百八十名，分防五汛兵共一百四十七名，餘留營差操。
- 靖遠營，馬戰守兵共三百七十五名，分防七汛兵共一百八十五名，餘留營差操。
- 永定營，馬戰守兵共三百二十名，分防三汛兵共八十五名，餘留營差操。

滿家營，馬賊守兵共二百二十名，分防三汛兵共八十四名，餘留營差操。
懷遠營，馬賊守兵共三百三十名，分防八汛兵共二十九名，餘留營差操。

馬邊協管轄五營，共計官兵二千九百七十四人，分防馬雷屏峨各縣汛地，計存城營，駐馬邊廳城，共官兵九百九十九名，分防八汛一分卡。

馬邊左營，駐馬邊左路三河口營城，共官兵五百七十七人，分防三汛三分卡。

馬邊右營，駐馬邊右營油榨坪營防，共官兵三百七十七名，分防兩汛兩卡六分卡。

萬全營，駐屏北茨竹坪營城，共官兵四百二十二名，分防五汛一分卡。

平安營，駐屏山龍華場，共官兵六百零九名，分防六汛三分路卡。

嘉慶十三年增設峨邊左營，及鎮遠營，以防夷匪竄擾峨邊屏山及樂山地面。

峨邊左營，駐峨邊廳城，共官兵一千一百四十名，分防十二汛十二分卡。

鎮遠營，駐峨邊普竹壩，共官兵五百五十一人，分防五汛七分卡。

巡防 宣統三年雷遠改綠營爲巡防軍，前後五營，又奉憲府招練防軍練軍各一營，合計十二營，每營官哨士兵夫二百九十六名，以前五營駐防越嶲縣境，後五營及防軍練軍各一營分防西昌會理鹽源冕寧各縣，雷馬屏峨地區，在清季同光間，夷匪隨時叛亂，屢調大軍防剿，但兵進則降，兵退則反，乃雷遠字五營，節節督防，尤宜之際，廢除綠營，改稱右路巡防軍第六、七、八、九、十、五營，連同峨邊泰安營，共防軍六營，計官兵一千五百零七人，分防屏山雷波馬邊峨邊境內二十六汛，十一分卡，仍感兵力不敷分配，於是雷馬屏峨行政首長，先後呈准增設土勇營，計雷波雷威軍一營，土勇三百名，雷波雷建通道營一營，土勇三百名，馬邊鎮遠營一營，土勇二百五十名，馬邊鎮遠營一營，土勇九十名，屏山乘孫鄉屯勇一百四十四名，屏山西北鄉屯勇三十八名，峨邊鎮遠營一營，土勇一千二百名，以四百名撥歸峨邊左營參將統帶，八百名由營部自

帶，共計土匪團練營軍官共二千四百二十三名。

編者按：雷屬及雷馬屏隴防軍，在綠營時代，上鎮一協管轄官兵約壹萬員名，巡防時代，統領三員，（由地方首長兼任者未詳）管轄官兵約千餘員名，自道光十八年，川督蘇廷玉提督張必祿會請撥發糧餉三百萬兩，調兵二萬名，由越雷馬邊雷波屏山四路進剿，以期一勞永逸之建議，見斥於渝庭，於是一意駐兵防禦，兵山餉海，曾不足留我邊氓，固我疆圉，入民國後，既未謀開復，又未事防堵，其未明清初開墾之區，概行淪沒，而數百年中歷次移人之墾民遺裔，將無孑類，極爲可痛。

（六）鄧文富辦理甯屬夷務與四十八甲

在夷務收場時期，附近夷區各縣人民，朝不保夕，倒懸待救之情。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軍政當局固有一二傑出之士，提師進剿，削傷夷人勢力，救出被擄難民，使地方得數十年之安靜，如道光中之張必祿（巴州人由越雷參將升建昌總鎮復升四川提督，皆由辦理夷務立功）同治中之周達武（貴州人貴州提督四路進剿善雄）次則雖未大張捷仗，建赫赫功，而整軍經武，保境安民，如道光中之劉寶國（湖北人建昌總鎮）潘未民初之馬守臣（前五營統領戍越雷）地方皆建祠塑像以祀，百年閭閻，又次則地方士紳，出而辦理團練，捍衛地方，敬恭桑梓，獲保一鄉一鎮安全，如道光中雷波雷馬子之王名相，（監生任鄉勇統領）光宣間西昌黃連坡之張研堂，（武生任團總）大興場之黎純膠（以軍功任營長兼團總），皆爲地方稱道，迄今未衰，蓋人民之痛苦既深，盼救情切，十且離水火而安居樂業，其感激愛戴永矢不忘也，宜矣，然能數十年中，不斷努力，各縣夷區，征勦殆遍，且深悉夷情，運用巧妙，舉重若輕，操縱自如，則未有如鄧故司令文富者，至軍事之後，繼以選畧留日，設置流官，編組保甲，雖徹底解決，倘有待於政府之繼續努力，而管理加強，較過去之兵進則降，兵退則叛，實有絕大進步，在民國初年不勦不防中，幸賴有此，否則雷馬屏隴之離離情形，於甯屬亦不免矣，特據西昌縣志所載，略述於次，用供負責夷務者之借鑑焉，文富字季廷，雲南甘相人，營在小相嶺山麓，接近夷區，備受夷匪蹂躪，鄧氏初辦團練以衛鄉里，嗣奉政

府委派着甯保路，以功由排連長，晉級團旅長，二十四年，勦匪軍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薛，委以會西越冕備司令，二十七年奉川康邊防總指揮劉令，改編靖邊司令部，任司令，三十三年積勞病故，全留痛悼，如失長城，然其手創之靖邊司令部，固已爲甯屬唯一之安定地方武力矣，其辦理夷務，先由勦辦小相嶺之多年叛夷，使其大道暢行無阻，繼以冕甯境內各支夷之次第征服，民十六年任二十四軍第四十八團團長，奉邊防軍羊副司令命移師勦辦西昌叛夷，先進斯雲霧山土百母海，數月而平，次及蘇木南井家支夷，大小十餘戰，先後陣擒北山東西河已經殺敵各支夷兒娃，前往蘇木助戰者百餘人，送司令部認明所屬，招其各該支黑夷，認罪伏罪後，及處凶娃以大羣，及十七年二月攻破井家大寨，羣會被殺，十九年春，鄧氏回防冕甯，出師靖遠深山，初小失利，而西昌馬家糝米各大支夷，遂乘機作亂，焚劫大興場，擄掠東海鎮川心堡一帶，逼進縣城，其勢岌岌適鄧軍在靖遠已獲勝，奉二十四軍軍長劉電令，及西昌民衆請求，旋師回救，叛夷聞警，聚衆憑險固守，鄧軍分兩路進擊，先後破長耳黨家支，業稽夷若摺耳其博支，脚漢夷若佳花支，瓦官夷若，旬旬落沐支，餘匪奔回姑馬梁子集營，將其仰攻無路，素稱天險，則選敢死隊攀岩跳洞，以攻其背，大隊一鼓直前，奮勇夾擊，近迫棚樓四角出短鎗掃蕩，叛匪餘黨，併爲餒餓，恢復夷地縱橫六百餘里，救出難民千餘人，二十年春初，西昌大興場山後馬家支著名巨寇馬拉婆，趨憑欲動，鄧氏密令投誠黑夷奴且汰主等十二支，各派兵五百名，以迅雷勢先翦其羽翼，神騎馬依咧等，馬拉婆囑聚黑夷萬餘人，據險頑抗，鄧氏密遣其親房黑夷耳柯子，諭集行刺，竟於三月一日將馬拉婆及其子即哈首級割取來獻，立督廳讓夷官兵圍攻大寨，大破之，餘黨退據吉狄等支堡壘，旋勾結昭覺甯馬各邊生靈數萬之衆，傾巢反攻，經督廳整理委員會議決，由羊司令黃副司令鄧團長調集漢夷大隊萬餘人，分爲四大隊，齊頭併進，鄧氏赴前綫指揮，自四月至七月，經大小數十戰，次第攻破雄傑子，馬雄梁子，馬雄梁子諸天險，擊敗五十二支夷聯合集團，紛紛投誠，恢復昭覺縣城，救出難民三百三十人。二十一年秋，征服蘇木後山招誘受匪首木書雞虎，實行解散白夷，遷黑夷於鴉籠江西岸住牧，所屬白夷，留住原地，故編保甲，脫離主奴關係，二十四年鄧氏在西會越冕備司令，冬季進勦西昌拖瑪後山之租租此支，及檉木管太和場羅家場後山

之沈馬爾毛德角等支，緣是年夏，赤匪逃境，漢人逃入夷區避難，各該支表等，乘機擄掠財物，組入竄入深山，十一月奉四川省主席劉令勦辦故也，仰政署餘日，又以奇兵抄襲，夷匪散潰，渡鴉龍江向鹽源逃竄，於是渡江跟追，斬俘甚衆，佔領六馬塘，沿鴉龍江東岸南下，十二月佔領大橋，仍遣黑夷於鴉龍江西岸，白夷約一千二百餘戶，編組保甲，設大橋政治指導區治理之，二十六年三月勦辦拖木溝夷匪吉第支，二十七年冬，勦辦西昌至寧南道上夷匪第北補夷等共二十六支，至三十一年會師普格，恢復普格區署，復派隊由松林坪取道新村，攻逐樹窩坪子劉呷支，該夷放棄調寨，向黑坪子蔡三老虎地面竄去，其先後投誠各夷，乃明白規定地段，飭令負責保護交通，西甯大道始通行無阻，三十年六月奉省主席劉令，勦辦西昌至會理道上拾割十餘載積案如鱗之蔡三老虎等支夷匪，於七月一日抵岔河進攻小水井，分派部隊由岔河後方前進，搜逐倒懸梁子之匪，佔領其地，旋分三路會攻匪巢黑坪子，戰鬥正烈時，適雨雹大作，而老將溝夷匪劉呷呷由峽風口來攻，蔡匪由稠梁突圍而出，經各隊奮勇猛擊，匪向老牌村竄去，遂佔領黑坪子，擒獲匪首蔡金萬蔡銀萬，呈奉西昌行轅及二十四軍部行營，批令就地正法，設置天台指導區，計置屬各縣夷區，現已設立特別政治指導區十九個，至已經編組保甲之夷地，統稱四十八甲。

編查按：每次大軍進勦，夷匪至勢窮力蹙時，即獻城投降，繳出難民若干，承認輸班坐實聽差，但兵一撤退，不旋踵而故態復萌，四出搶劫，數千年來，如出一轍，故進勦匪難，辦理善後實難，郭氏於軍事勝利後，逼令黑夷遷移他處，留在原地白夷編組保甲，設置政治指導區治理，使其脫離主奴關係，加強管治力量，實夷務史上之進步，惜所遷黑夷相距不遠，乘機滋事，時有所聞，至各指導區又限於經費薄弱，組織不健全，而夷人武力並未進繳，遂致管理成績，去預期尚遠，此後究應如何辦理，各種主張雖多，甚少切合實情，現三省邊務設計委員會成立，該必有周詳妥善之方案，以謀根本之解決也。

(七) 夷患與煙毒

夷族所居多在高山峻嶺，海拔甚高，氣候寒冷，本不適於種植罌粟，初亦無播種之事，及禁政厲行，由內地推及邊地，

漢人地區，嚴行禁種，種煙者死田土充公，不肖漢人既憚於法令之嚴，復不戢其貪利之念，遂逃避夷區偷種。租其地而納以租金，或漢人出資金及人工，夷人出土地，合力經營而共同分利，或借夷人名義武力以爲隱蔽保護，大利所在，轉相效尤，不數年間，由漢夷毗連區而入夷區，甚至深山之野夷區，皆彌山蔽谷爲阿芙蓉世界矣。清末民初禁政雖時張時弛，而夷區之偷種則未嘗一年間斷，禁令愈嚴，煙價愈高，夷人之獲利也愈厚，自抗戰軍興，西昌設置行轅，督導地方政府查劃，不遺餘力，而歷年進行，一至夷區，輒遇武力抵抗，禁煙督察官吏及督劃之官兵圍練，因查劃傷亡者，時有所聞，惟抗戰正面，後方以安甯爲主，軍政長官息勞邊釐，不敢毅然推進，以期澈底，於是漢區則盡，漢夷毗連區不免徹漏，野夷區則年年得收獲，照例一開，逐年加厲，不特種煙地面推廣，且種煙季節增多，原來各種奉收厚利之種土，冷且禁種，復收者爲奉種，漢種收者爲熟種，政府即終年派隊查劃，西糜款勞師亦不能盡矣，同爲國土，同爲國民，乃一種禁令之下，而以地區不同，辦法紛歧，結果直接間接釀成巨患，不勝言舉，茲就歷舉大端，列述如次：一曰違反法令阻撓國策，延展禁絕限期，致將屆滿，乃夷區僥倖且有變本加厲之勢，使政府既定國策，不能完成，法令尊嚴亦被破壞，兇讎鄰邦，貽辱全國，二曰喪失政府威信，輸耗公私力量：年年禁種查劃三令五申，每次布告均有言出法隨，決不寬假之語，而一達夷區，望風即去，夷人以此自蒙，漢人以此失望，無論任何嚴刑峻法，皆視爲官樣文章，不起作用，推及其他政務，視聽均賦淡漠，更何冷行禁止之足言，且每次查劃，興師動衆所需旅費難支，中樞雖盡量補助，與實際需要，相差仍遠，不得已而就地籌籌，皆由漢人負擔，夷人得利，漢人遭殃，以辦此明知其不能澈底之禁政，跡近虛應故事，年復一年，政府人民，共受其禍，三曰繁費滋生風紀敗壞：按近年禁種程序，播種時期則派隊宣傳，出土時期，則派隊查劃，報劃以後，則派員復檢，手續不可不周，實行各階級聯坐，犯者輒死，田土充公，管理執法不可謂不密不嚴，而大利所在，與其事者，莫不貪求務得，卸責謬過，奸狡狼展，龍驤離奇，上膝下敵，爾詐我虞，法愈嚴而弊愈多，手續愈繁，而貽禍愈大，其狂漢縱夷，脫免權難之事，不一而足，屏廢鮮卑，喪心病狂，既敗官箴，復壞軍紀，自好之士，視爲畏途，貪鄙之流，輒思染指，此就查劃言之也。幸而夷區偷種而造成之

票果，尤不堪言，夷人自衛行劫，均須武力，視械彈如性命，積案連煙掉換，絕格請求，不惜重價，走私販運者，運煙槍彈，換出煙土，均獲厚利，於是一般不肖軍政人員，憑藉權勢，奸商土劣以及哥老輩，因緣假借，以此為業，趨之若鶩，逐年加厲，凡國內外製造之槍械子彈，運入夷區，如水赴壑，最近渝大公報載川康滇三省邊務設計委員會消息，會理龍土司家，有最新式之火箭砲兩尊，為邊區正規部隊裝備所無，收羅之富且精，可以想見，要不外對付漢人與反抗政府之用也，據懷槍彈，此其一。夷人因種煙致富，近益大抵收買人口，以為奴隸，越播之士中亦習染，西鹽交界之金河邊，與雷波馬邊屏山等縣，販人進山，少則數人，多至數十人，或百餘人，縲紲郡當，慘同性畜，絡繹於途者，時有所見，種煙益多，鄰縣之被害益烈，漢夷毗連區域之吸食鴉片而不能維生者，父賣其子，兄鬻其弟，夫售其妻，滅倫害理之慘案，隨在多有，夷人之察語曰，再禁煙三載，漢人的神主牌都裝賣入夷區，夷人的老母指都要帶金耳環了，其言雖誇，亦實情也，收買人口，此其二。往昔土司頭人多已歿壽，無以自給，乃自夷區偷種以來，因土司頭人，住夷區內或附近地面，亦得夥同作惡，購置槍枝，遂致死灰復燃，重振勢力，而地方上之劣紳土豪，多與夷人發生關係，或假借夷區掩護偷種，或以布米鹽酒，甚至槍彈託夷換種，不數年間擁槍與財，儼然一方之雄者，各縣之中，多有其人，以致舊勢力恢復，新勢力發萌，平民生機，益成絕境，助長封建勢力此其三。夷區偷種煙苗，糧食生產銳減，不足之額，自向漢區採購，或掠奪以為補充，於是抬高價格，影響民生，此其四。偷種益多益久，夷漢之勢日以懸絕，而地方治安，益難保障，故夷務與禁菸，實一問題之兩面，夷務無根本之辦法，則禁菸無澈底之希望，禁菸不能澈底，夷務亦終無辦法矣。

(八) 雷屬及雷馬屏峨之資源

社會流行語：「打開萬石坪，世上無窮人」萬石坪有二，一在馬邊，一在德昌，均屬高山夷區，是見夷區之富，推不易深入探查，究竟類級如何，至今仍屬之謎，樂觀者，過甚其詞，謂動植礦物，應有盡有，實美豐，稱爲西南寶藏，悲觀者以其未經科學方法探勘，人云亦云，不敢置信，且目睹夷匪猖獗，一切事業被其阻礙，即蘊藏果豐，亦鏡花水月，不能取用。

與趨索然，惟自抗戰事興，國人目標轉移內地，尤注意於開發邊疆問題。於是經濟機關，及企業團體之派遣組織專才駐地調查者，接踵於途，雖是研所經之地面仍寥，深山夷區並未達到，然就現在所得之確切估計，其為建設重工業區之理想地方，已無疑義。幸從移民墾殖着眼，以不區氣候之溫和，雨量之充足，溪谷河流之縱橫交錯，熟荒生荒土地之廣大，倘交通通得以解決，移入一二百萬人口，不過恢復清未人數，而將來增加生產之貢獻，自無窮矣。在建國期中力求地盡其利，對此具有優越條件之區域，何能再聽夷族之濫據阻撓，而不設法積極經營，特設有開墾工業與墾殖兩面，提其墾殖可靠之資料，分別於左，惟須申明者，所舉區域，非不限於夷區，漢區之因勢患而不能開採，與夷區等，亦所舉荒地，並不限於生荒，熟荒之六所現患而不能種植，與生荒同，總之宜當屏職一切事業，莫非夷務問題，權極其前，故簡述敘述，未加區分。

一、雷屬鐵礦蘊藏：種類與數量及含質：據已經探勘而得確切結果公佈者如下：

- 八、會理毛姑場小異質磁鐵礦：二巨萬噸，含質為百分之七十一、四四，鹽源平川站深溝磁鐵礦五十一萬餘噸，含質為六九、四八，鹽源礦而廣東巴海磁鐵礦六萬噸，鹽源石筍岔河大灣子赤鐵礦一百二十萬噸，鹽源石包米家坪赤鐵礦八十五萬噸，會理小官河麥子沖赤鐵礦二十四萬噸，會理小官河白花樹尖山錫鐵礦十三萬噸，含質為百分之六十七、二五，會理下村，龍山渡鐵礦約八十萬噸，其總量已達三千萬噸，而品質之佳，尤為國內所僅見，又雷屬素以產銅著稱，遷清於寧遠知府衙門設銅鼓房，民初改設雷屬鐵務局，辦理探運事項，其已經開採之處，多源老山空，已無繼續探辦價值，現經探勘確定，是供開採者，尚有會理雷屬雷屬銅礦約二十萬噸，含質為百分之二十七、五四，雅安黃銅礦銅礦約石二千二百噸，含質為百分之二〇，會理荷爾槽黃銅礦，雷屬銅礦約石八十五萬噸，含質為百分之五、五，以內康省言，其銅礦所處地位在西南各省中，僅次於貴州三省，詳銀礦如會理之天寶山，及越嶲南河與榮子山，儲量亦達五百萬噸，其餘如鹽源之水銀礦，雅越嶲之石棉鐵等，均於

重工業有關之惟金沙江與雅砻江兩岸，過去雖以盛產砂石出名，為尺鮑礦，但分佈散漫，含量稀薄，從事大規模開採，殊無厚利把握。至於勐力所辦之煤，在寧屬北部則有越雷前北無煙煤田，中普雅無煙煤田，及西昌禮州義縣東北煙煤田三處，其中以中普雅無煙煤田質佳量豐，可供煉焦之用，儲量未詳。南部煤田零星分佈甚廣，已發現者，大小凡十三處，均係於整理鹽源鹽邊及寧南四縣境內，除鹽源被地之褐煤屬第三紀，寧南水塘子之半煙煤屬二疊紀外，餘皆屬侏羅紀，以經濟價值言，首推會理白英灘（即益門）之煙煤，質佳量豐，與英吉利之超等煤礦相匹敵，亦無遜色，實不可多得之煤礦，其次為鹽邊烏拉及阿卡尼之煙煤，質佳量亦豐，西縣煤礦儲量亦豐，總共約在萬噸以上，向在寧屬境內，而該與煤之質佳量豐如此，則與鐵礦之相距，遠者數百華里，近者僅百餘華里，將來交通發達，近在咫尺，以視湖北鐵礦之以焦於澤鄉六河溝，其條件之優越，不啻天淵，深悉其情形者，小以「阿爾薩斯羅倫」一期之並無佳中蘊之決定，則設為重工業區也。

將屏屬境內，清季亦以產銅著名，今日一天其境，隨處見有銅錫大小出爐，竊立與蘇州辦廠為伍，最大者高寬厚各約二丈，想見當年盛況，但清末產量，已不旺盛，現據富希哲之銅礦，係指鐵與煤，據任映澹先生所著大小涼山開發概論第二輯所載，根據各項調查報告，並親自踏勘研究之結果，認為雷馬屏鐵小涼山鐵礦之分布，係自雷波之牛吃水，向北及西北起至稜乳龍大寶頂山系，次廣佈於西雷河上流之雙路口，瀘壩五里，五月兒壩，德澤壩，利屏港，古魚壩，雙石咀，卡溝溪，三溪，雷半壩，以至屏山之香爐坪，雙石嘴，板梁壩及榜塘子，再越火風頂，茶條五子山系，以分佈於馬邊之袁家溪，茶條溪，袁家山，以及至火谷山等地，再北上至燕子壩，至寶山系，以廣佈於沐川李村，柳林，樂平，柳店及觀音寺等地之岩層，再至雷山，黑灘子，新街子，以至越邊之申剛云，以及碗黃水，樂地，龍溪，數百里，凡有條羅，板岩，砂岩，均含有鐵錳，其種類多，應變礦，亦鈦鐵，總儲量不下三四萬噸，應宜引起注意，如錳鐵礦，沙金水鐵礦，板岩，砂岩，均含有鐵錳，已發現，但未經精詳探測，始從開採，至於樂縣，根據西郡科學院之考察報告，並雷馬屏鐵礦之生成期有二，其一為侏羅紀，其二為二疊紀，在大涼山內之株羅岩，含鐵甚薄，往東則煤層逐漸變厚，煤質亦逐漸變佳，至屏山之黃丹區域，則煤層最佳，厚可三尺，二

盛祀之煤，產於其上部，在大涼山內，無顯著之露頭，在雷波以東之漢山地带，則有數處曾經開採，或正在開採，如馬羅壩，馬湖，黃壩及牛吃水等處是，煤層厚二尺至三尺，質硬而光澤強，大致丰係無烟煤。又據四川省建設廳之調查估計，屏山黃丹運同廳為張家溝，煤質儲量共計八三一·六〇〇·〇〇噸，再大小涼山如趙爾豐會修之雷建路能暢通，則運中普雄之煤，以煉雷馬屏峨之鉄，亦近在咫尺，故本區宜於重工業建設之價值，與遼陽正同。

關於移民墾殖問題，始置開闢農區於緩圖先就恢復漢地而言之，則漢人地面與人口，今昔比較，有不勝其悲痛者矣，據任映滄先生所著大小涼山開發概論記載：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六〇七·三二五畝（約保留十五分之一）
 蘇一馬波漢地墾殖土地三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五九〇·四四九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一〇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蘇一馬波漢地墾殖土地三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五九〇·四四九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一〇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蘇一馬波漢地墾殖土地三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五九〇·四四九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一〇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蘇一馬波漢地墾殖土地三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五九〇·四四九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一〇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蘇一馬波漢地墾殖土地三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五九〇·四四九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一〇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蘇一馬波漢地墾殖土地三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五九〇·四四九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一〇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雷波漢地墾殖土地五〇〇〇畝，現有土地四〇〇〇畝（約保留五分之一）

標區漢奴額天錄

一九

無不及，讀民二十三。重渡縣長雷震森，呈四川省政府文，足徵此種慘狀，決無錯誤，茲節錄如左：「查重渡原有漢民二十萬，現已不足一萬，就此僅存子遺，均係夷人所保，否則不能立足，而夷人勒收之保費，比政府之正雜各款更重。處經濟壓迫，與隨時被劫擄之情形下，環境惡劣於前，其人口銳減率能不加甚耶，以今日觀往昔之移民實邊，實無異為夷人牽逐奴隸，陷溺同胞，誰尸其咎，悲夫，鄂屬淪陷漢區，與漢族人口銳減情形，惜無確切數字以爲比較，然就實際現狀推測其嚴重性較之雷馬屏職，恐亦五十百步之間耳，如昭覺縣之全縣淪陷，而在光宣間自西昌大興馬東至昭覺城，沿途百餘里及城中居民，至少在六萬以上，現僅具有鐵木石及烤酒技術之工人十餘戶，尙得殘存而住城內，餘皆一變爲夷，固無論矣，至全屬首領之西昌，自抗戰以來，機關學校及企業公司行號林立，城市人口密集，近似都市，但細查城內土住戶口，僅及半數，而一出城門，附城之北山與東河口以下，如山林寺觀家園一帶，西河口以下，如柳家堡三坡一帶，所有田地，概行荒蕪，昔日之村市相望，街巷交通，已不復昨，距城愈遠，凋敝愈甚，其餘各縣之鄉鎮，更莫不虛舍坵墟，人煙稀少，荒寒殘破，景象淒涼，如兩鹽之偏僻地區，越後自改道以後，更爲夷人所侵占據，縣城亦岌岌堪虞，故恢復舊日漢區戶籍，至少是容納二百萬丁口，再事開發，需人尤多，在內地賊人滿之患，又政府力事建設之時，此爲尾閥，誠最合理想區域，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如何根除危機，杜絕後患，將有待於政府之慎密考慮，妥善執行矣。」

(九)大小涼山夷族支系人口調查表
靖邊司令部民國三十年寧屬各縣邊民支系戶口調查表

縣別	住址	支別	戶數			
			黑夷	白夷		
西昌北	山牛	牛三	五〇	六〇〇		
		阿底	一	四〇〇		
		禮州后面	呢黑	四	四〇〇	
		紅	毛那之二	四〇	六〇〇	
		則	呷而而	一〇	五〇	
		喇	播羅	灌耳雜布	一〇	二二〇
			黨家	一	一五〇	
			楚鉄	二	一五〇	
			采舒衣達	楚鉄	一	一七〇
			媽姑樑子	魯幾	一	一八〇
			喊喇	一	一一〇	
			噶喇	五	五〇〇	
			保米下	祖	五	五〇〇
			哥施	四	三〇〇	
			保區	漢奴	三	三〇〇
			天	餘		

考

總

編

三二

縣別	住址	支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	----	----	------	------	---

魯	溪	阿明一支	五	八〇	
魯	塔	阿明一支	六	五〇	
阿力拉	日	阿明力渣一支	一三	二〇	
阿力拉	日	日之一支	五	四〇	
金假	五	金假五勝一支	五	六〇	
金假	五	金假五陸一支	五	六〇	
沙	塌	租租呢苟七支	六〇	六〇〇	
沙	塌	租租托表三支	一五	二五〇	
麻	哈	史吹一支	一〇	八〇	
金河	遊	雙各明一支	二〇	一〇〇	
金河	遊	馬家一支	二〇	一三〇	
阿月	溝	馮家一支	一五	二〇〇	
阿月	溝	李家七支	五〇	六〇〇	
沙	列	沙列一支	三〇	三三五	
熱	列	熱列二支	二〇	四〇〇	
喇	拉	喇拉一支	三〇	四〇〇	
博	爾	博爾一支	三〇	四〇〇	

考

縣別	住址	址支	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	----	----	---	------	------	---

德昌

僱區漢奴額天錄

狀古	六支	三〇	四五〇		
哥傑	一支	八	四〇〇		
大何家	三支	二〇	一〇〇		
小何家	四支	二〇	一〇〇		
傅家	三支	三〇	一五〇		
母暗	一支	二〇	二五〇		
謝家	一支	一〇	四〇〇		
雙各	二支	二〇	三〇〇		
朱家	一支	一〇	一〇〇		
土目李	安		七〇〇		
阿俄	老	四	一六〇		
李德發	一支	一〇	一〇〇		
侯家	一支	一〇	一〇〇		
魚水	香	一〇〇	二〇〇		
騰呢	三支	一〇〇	三〇〇		
木魁	五支	一〇〇	三〇〇		
韓岩	三支	三〇〇	三五〇		

總論

縣別	住址	支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	----	----	------	------	---

水阿耶三支 三〇〇 一〇〇〇

普格書后金河 歐吉七支 三〇〇 四〇〇〇

邊以落梁子 加拉三支 四〇〇 六〇〇

馬維梁子 以列三支 三〇〇 四〇〇〇

李真喇落七支 六〇〇 八〇〇〇

襄廷梁子小興 吉地阿史七支 三〇〇 四〇〇〇

吉地阿母五支 四〇〇 四〇〇〇

吉地陣軍三支 三〇〇 五〇〇〇

吉地比母四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布施壩子比補 比補阿施四支 二〇〇 二〇〇〇

送拉 比補黑裏五支 二〇〇 二〇〇〇

比補阿樂六支 二〇〇 二〇〇〇

比補阿成四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結巴六支 六〇〇 一〇〇〇〇

大興場四塊耳 馬家七支 一五〇〇 一八〇〇〇

考

縣別	住址	支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考
----	----	----	------	------	---	---

馬力久	瓦枯勒呷	阿候汝魯五支	四〇〇	三〇〇〇		
		阿候枯角四支	五〇〇	四〇〇〇		
		木烟一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哥施一支	六〇	四〇〇		
		阿候吉黑四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阿候金星三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阿候旦子五支	二〇〇	二〇〇〇		
		阿候阿母六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蘇呷五支	一六〇	一七〇〇		
居都		史六烏夷也一	五〇	四〇〇		
打		史六耳哥一支	一三	一〇〇		
堡		史六居里三支	六〇	七〇〇		
		史六阿呷一支	三〇	三〇〇		
		史六忍家一支	四〇	三〇〇		
		史六落以一支	二〇	一〇〇		
		瓦渣六呷一支	三〇	三〇〇		

縣別	住址	戶數		備
		黑夷	白夷	
打	保	三〇	三〇	
	瓦渣處	三〇	三〇	
打	莫	三〇	三〇	
	瓦渣說明	三〇	三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史六窩果	二〇	二〇	
打	莫	三〇	二〇	
	瓦渣撒伍	三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瓦渣撒伍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瓦渣阿牛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瓦渣加善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金柳衣廂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金柳金果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金柳加拉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租租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竹六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八且	二〇	二〇	
打	保	二〇	二〇	
	方必	二〇	二〇	

保區漢奴額天錄

縣別	住	址	支	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考
----	---	---	---	---	------	------	---	---

麻村	山	麻	一	支	一〇〇	一〇〇		
瀨	山	瀨	二	支	二〇〇	二〇〇		
鳳五	山	鳳	三	支	三〇〇	三〇〇		
觀音溝	山	觀	四	支	四〇〇	四〇〇		
施鳥	山	施	五	支	五〇〇	五〇〇		
深	山	深	六	支	六〇〇	六〇〇		
大橋	山	大	七	支	七〇〇	七〇〇		
木橋	山	木	八	支	八〇〇	八〇〇		
田古	山	田	九	支	九〇〇	九〇〇		
鐵鍋	山	鐵	十	支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藤	山	藤	十一	支	一一〇〇	一一〇〇		
黑林	山	黑	十二	支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鞋子	山	鞋	十三	支	一三〇〇	一三〇〇		
松林	山	松	十四	支	一四〇〇	一四〇〇		
山	山	山	十五	支	一五〇〇	一五〇〇		

縣別	住址	支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	----	----	------	------	---

中		阿倍阿真五支	一五〇	一五〇〇	
		阿雞阿車三支	一〇〇	一五〇〇	
下馬雄		勿雷七支	二〇〇	二五〇〇	
呼落瑠		媽橋七支	五〇〇	六〇〇〇	
呢者磨		海勒四支	二〇〇	一〇〇〇	
		每應三支	一〇〇	八〇〇	
海榮		謝家一支	五〇	二〇〇	
		渣虎三支	五〇	二〇〇	
		阿六五支	三〇	三〇〇	
田		嶺土司屬夷	三〇	五〇〇〇	
白坭灣		八且一支	五〇	三〇〇	
大		保島母格三支	三〇	三〇〇	
保島海榮		散漢白夷	三〇	三〇〇	
覺		八且七支	三〇	五〇〇〇	
沙馬夾谷沙馬		沙馬土司屬夷	三〇	一五〇〇〇	
龍馬山		謝家六支	一五〇	一〇〇〇	

考

縣別	住址	支別	黑夷戶數	白夷戶數	備
俄	耳脚	阿六五支	一〇〇	八〇〇	
		道保三支	五〇〇	一五〇	
		嶺呷七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馬黑土司三支	三〇〇	一〇〇〇	
		換色賣四支	二〇〇	一〇〇〇	
牛	畔	阿候四支	六〇〇	三五〇〇	
		衣柳三支	一五〇	二五〇	
		哥姐三支	三〇〇	一五〇	
		阿牛五支	三〇〇	一一〇〇	
田	塊壩子	阿什土目七支	六〇〇	一〇〇〇〇	
子	金河邊阿勒壩	阿勒土司屬夷	二〇〇	一〇〇〇〇	
		馬家七支	八〇〇	八〇〇〇	
		阿六八支	八〇〇	一〇〇〇〇	
		幾樂白夷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會	理	播			
		緣土司屬夷			
七	甲	龍家一支	五	二〇〇〇	
保	區	漢奴額天錄			

總覽

縣別	住戶	地址	支	一	號	黑	灰	戶	數	白	表	戶	數	備	考
----	----	----	---	---	---	---	---	---	---	---	---	---	---	---	---

普	池	州	吉	土	司	廟	裏	五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麻	里	龍	吉	地	云	支	五	〇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六	里	龍	以	珍	子	支	八	五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南	松	林	坪	背	後	侯	家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南	四	龍	灣	大	坪	子	侯	家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馬	祿	塘	祿	家	一	支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新	村	劉	叩	叩	支	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大	福	文	家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餘	家	一	支	六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石	鴉	口	侯	家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石	頭	子	呼	茲	家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寧	南	城	背	後	祿	才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鷄	窩	客	比	阿	假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山	王	廟	祿	家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絲	羅	比	布	茲	羅	一	支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縣	別	住	址	支	別	黑	夷	戶	數	白	夷	戶	數	備
---	---	---	---	---	---	---	---	---	---	---	---	---	---	---

白子牙口 比布茲子一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瓦 噪 坪 子 比布阿牛一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蛇 落 比布猴字一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比布那摩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白 夷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源里阻場子 比六七支 三〇〇 四〇〇〇

沙 租 五 支 三〇〇 四〇〇〇

緬米十三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蔗果三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補約四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劉家四支 二〇〇 二〇〇〇

馬家三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日居一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雙各一支 三〇〇 三〇〇〇

沙巴且谷一支 一〇〇 三〇〇〇

威追一支 一〇〇 一〇〇〇

標區漢 奴額天錄

縣別	住址	支	別	黑	東	戶	數	白	夷	戶	數	備
----	----	---	---	---	---	---	---	---	---	---	---	---

瓜	別	支	別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水	左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古	邊	以	且	樹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畢	直	盧	萬	王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口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苗

千九百五十九戶

以上各支黑夷共計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九戶，白夷共計二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戶，總共三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九戶

附註：一、本表統計數字，似較確切。

二、本表黑白馬共三千六百九十九匹。每匹平均重五百斤，合重一百八十四萬九千七百九十九斤。似與觀光團在淪陷所稱約二百萬之數接近。

三、本表係三十年調查，現在當更增加。

西部科學院二十三年大涼山各支夷人統計數

縣	黑	白	備
八	六〇〇	四〇〇〇	
阿	三三三	九六三	
察	二一七	九四〇	
馬	二〇三	一〇八〇	
吳	一七六	一九七九	
恩	一七五	一〇一〇	
廣	一五四	九三四	
補	一〇四	七三一	
阿	八九	六一〇	
烏	五〇	三〇〇	
家	四六	四三〇	
保			區
			漢
			奴
			額
			天
			錄

阿	總	四三	五九〇
丁	家	四〇	三〇〇
金	區	四〇	三二二
阿	泰	三三	一九〇
胡	家	三〇	三〇〇
朱	家	三〇	一四五
韓	家	三〇	三〇

黑夷二千二百五十四戶，白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戶

(十) 編後

吾師 劉廷汀先生輯三十五年寧遠新崖兩日報所載寧屬各縣屠夷匪搶劫消息、及被擄漢人自夷巢脫險者之口述與記者之訪問記，彙編成冊，顏之曰：「漢奴額天錄」將以付印公世，使身處人間地獄中之百餘萬漢奴呼聲，得以遠達國人，而夷漢間之真實情況，亦藉此大白於社會，不致為歪曲事實之言論所朦蔽；意至善而心至苦也，惟夷族為患，歷數千載，現在夷族分布，跨川康滇三省區域，雖滇境夷人多已漢化，無須併列，而雷馬屏峨受災之重，與寧屬等，付之闕如。實不足知大小凉山全貌，且兩報所載，僅三十五年內事實，前乎此者，自有其深長歷史，後乎此者正劇烈演進，不加補充，殊難使讀者明其因果起復，互相消長之故，因摭拾倍而足徵之有關資料，聯綴為總論一篇，計八項兩表，雖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見聞淺陋，未中肯綮，但語皆有據，述而不作，決無虛播與加意渲染之處，差堪負責於讀者之前耳，再編輯既成，適讀四月二十五日渝大公報所載：川康滇三省邊務設計委員會，已擬就治夷計劃，呈奉中央核准施行，其主任委員賀元靖先生談話：「欲建設西南必須迅速從開發邊區資源着手」，又曰「今後吾人應以博愛為出發點，以平等為原則」，仁者之言，其利也溥，此後

應如何消除黑白夷間奴主關係，及夷漢間畸形現象，使能共存互利，相安同處。俾獻人力，以爲開發之需。盡其繇績，以爲建國之用，想設計委員會計劃，已有細密周詳，切實易行之方案，呈准中樞，經交三省政府照辦，齊頭並進矣。此一新的措施，實夷務上之大光明，凡我地方人士，除竭誠擁護，盡力贊助外，甚望夷族明達之士，如本年赴京之請願團觀光團諸先生，更能出任政府與人民，及夷漢間之橋梁，宣達意旨，疏通感情，俾過去一切陰霾澄清，而計劃能推行順利，不特夷漢之幸，亦國家民族之幸也。

三十七年五月西昌孫源誠

總

論

三八

二。寧屬雷馬屏峨百餘萬被奴隸之漢族急待解放書

中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凡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今有違反民主主義民族主義最不平等之事。實昭然若揭。其事屬雷馬屏峨邊境。屏山。峨邊。各地保族中之百餘萬家姓。名爲白夷其人乎。白夷者。本我漢族之人民也。自漢司馬相如開通蜀道以來。設縣施治。以至唐代。我漢族自內地來居寧屬雷馬屏峨之間者。數十萬衆。宋太祖玉斧畫河。舍藥大渡河以南之地。不復設官。於是數十萬漢族完全被土著之黑夷所掠爲其家姓。奴隸牛馬。名曰白夷。白夷牧畜深山巨壑間。飢寒憔悴。逐年死亡。而黑夷則逐年聚衆搶掠漢人。以銀錠贖買漢人以填補之。至今屏山。人盡安在哉！仁人義士。若知其實況。當奮慨以拯救我爲奴隸牛馬之漢族。以雪此奇恥大辱也。孰意縣宋元明清之政府。不爲根本之謀。惟爲羈縻之計。若遇黑夷大股出巢。阻滯商旅。則擇尤剗辦。椎牛飲血。投誠卽已。隨服隨叛。倥傯至今。專制時代之君主。惟圖君位之鞏固。以此小計。不足危害社稷。百餘萬之漢族爲奴隸牛馬。置諸度外。奚勞計慮。若主專制。無足怪者。而今敢禮革新。以民生主義民族主義視君於世。必不忍坐視此數百萬爲奴隸牛馬之漢族而不顧。我國無論東西。聖無分時代。莫不以仁慈爲主。孔孟說仁義。耶穌講博愛。釋家尚慈悲。賦美重人道。無非仁本慈之心。愛護人羣。重推以汲物。而今乃有同地域。同種族。同文化之百餘萬漢族。尚聽其世世子孫爲奴隸牛馬。永沉苦海。而不憐恤。加以援手。且貌爲仁慈。助其勢。揚其威。使爲奴之主者。一黑夷。根深蒂固。團結益堅。毒害愈烈。道路鄉村。焚殺搶掠。男爲之虜。女爲之奴。鞭之縛之。懸之絀之。使我漢族之夫妻兒女。父子兄弟。九死一生。剝頭分離。緜入深山。驟轉售賣。自此跳足垢面。變爲蠻夷之入。散野耕山。永作山林之鬼。舉目無親。終身地獄。人世慘毒。孰有過於此者乎！新興之共和國家。推行民族民生主義。今竟有雖生猶死。作奴隸牛馬之文明民族。豈不異哉！而大慈大悲家尚憐恤奴隸之主曰：「彼衣無文。食糞糞。冒霜雪。履冰炭。生活不豐。苟天之道民。同爲中華民國之民族。將施教以感化之。胡胸臆之不宏。不相容而棄絕之也。」夫拳虎豹以食人。與救虎豹勿食人。用心雖異

，善果終無，可斷言者。况為奴隸之主者（黑夷），其土地頗家姓以耕，牛羊頗家姓以牧，無家姓是無財產也。分散其家姓，即離其財產也。今令其主奴平等，變為主客，客常自由，主恐之乎？與虎謀皮，安有是理。茲有富戶，良田千畝，官令之日，而屬乘此良田，能從之乎？不從，又教之曰：「交出爾家產」，雖愚者亦知其決不從，於是自解曰：「吾之教命已歸，奈其教化力已退矣，今日令之，明日令之，今年教之，明年教之，于百年後，必有過吾命，從吾教，成功之一日。而自我教過教化之輩，歷其土必有榮華之記載，亦幸甚」。無如為之奴隸牛馬者，迫在旦夕，而不可待。不急解救，將飢寒痛苦以死矣。前年每月薪為奴隸牛馬者之數稍無窮也。令之教之，向於未令未教也，故徒有令之教之名而已。吾於此而仰望美之奴隸加利孫，每克利琴，林消請人復牛馬。居其位，有其權，發其慈悲，即知御行，以十餘年之努力，即能解放數十年以來新舊百餘萬之奴隸。

歐美洲有販賣黑奴之俗，南美洲州以邊業為主，種黑奴耕種。美政府初禁止黑奴輸入，雖地湖會議又禁止賣黑奴，而以巡洋艦捕獲黑奴船，亦有私買者，遂以教利，北美威廉加利孫，創設排奴協會，二千所，專克利在議會辯論，奴隸必領廢除，尤為激烈，厥後主張廢除奴隸之共和黨領袖，謂「人文發達，道德觀念，應當日深，使使黑奴，傷天理，背人倫，固非國家統制，際應社會進化」。後解放黑奴令，悉以奴隸編入公民，政府之價值於奴主，並為黑奴籌生計。於是黑奴相率逃往北美，四百萬衆之黑奴，自茲得自由矣。而南北美洲因此不釀一戰，北美勝，其事乃成。此美洲解放黑奴，事與讀者類能言之，而發卷林消等不絕於口，何來往及居在華雷馬屏風之口，且謂為奴隸牛馬之百餘萬漢族而不之也。嗚呼！明於彼而昧於此乎。

今其賤述白夷作家姓之苦事，黑夷以除九為彼之奴隸，視漢以為劣種賤種，迫以爲種，種賤族，黑夷不將與白夷，奴隸人隨婚姻，有通婚姻者，則全體鄙棄之，藉藉以微笑，或勒令其死，以保持其特殊階級，卒於令不從。而其後奴隸牛馬之日餘萬白夷，衣不暖，食不足，居室不避風雨，既如前述，日終身，厥既其手足，為黑夷勞作，就收，黑夷至其家，必備之食，黑夷有

吉凶事，必苛派其財而勞其力。黑夷出異焚掠，與別支械鬪，兵戎相見，必調白夷前驅效死。黑夷婦女乘騎，白夷鞠躬，以背受其足，而上下馬鞍，黑夷飲酒，白夷雙手舉杯至頂跪進。事遠黑夷意，令白夷死，不敢不死。嚴禁白夷說漢話，及與入山貿易之漢人交譚，不從者，施以嚴刑，甚置之死。虜來之男女，終身不許到漢區市場貿易，有貿易者，乃白夷之子孫也，白夷逃出山被擒，施以酷刑而後殺之。死不察其生，白夷貧窮靡態，病無醫藥，死無棺槨，其幸而不死亡，相傳日久，既不得讞語，且無所儲蓄。千萬人中有二二三焉，逃出夷區，而經漢區，無不為之籌謀，計而無遺，其地非非，無一人不之信，終於餓殍，故不能不在深山，苟且偷生，以度殘年。其幸而幸有白夷欲革命，離脫奴籍以復漢，而漢官受賄，助以兵力，壓迫白夷者，更有官兵人民耗爾勞力，驅逐無夷，使白夷歸漢，而又時招回黑夷，恢復其勢力，迫歸漢之白夷再為奴隸者。又有率黑夷征服黑夷，白夷離脫奴籍而求歸，以之斯獲，出功之黑夷，仍為奴隸，其地有漢官以逃出之白夷為家奴者。甚既為奴隸終離脫奴籍，否則必死其身，斷其嗣，而後免為人奴。烏呼！慘矣！夫豈大地獄，舉首向誰訴，既為牛與馬，永絕入生路。號稱民國，首重保民，猶言民生，民必能生。倡言民族，民族平等。今作白夷之漢族，能保其生命乎？能享受平等之福乎？吾人不能不深思猛省也。而統呼白邊民，諱稱黑族，即謂之平等，待以厚澤。抑思此民力在川，康，滇二省間，實非中華民國之僻遠荒陬，邊陲之民也。且其民大多數為文明之漢族也。南美洲之黑奴，二千二百萬文明人，奴隸四百萬野蠻人也。寧電馬屏峨之白夷，千餘萬野蠻人，奴隸百餘萬文明人。地皆野蠻人，教奴隸，請人解放之。文明人被奴隸，不惟無人解放，且為其主加強其勢力焉。鞏固其團體焉，人道主義安在哉。其地之漢人，固同法權，同制國籍，同稅，同食居任乃能改進，與漢人通婚姻。施之以國民教育，使知日開，思想動作乃克純正。與漢人同習俗。遣散黑夷於內地各行省，令其開墾荒土，自耕而食，與漢人混合，同居數十年後，自然同化。性雖凶悍，其勢孤弱，何能為禍。似此黑白夷人兩不相依，兩不相害，同化，進化，德化，方有實現之希望。惟事體重大，當有完整計劃，茲且舉其綱要焉。

甲、遣散黑夷而不贖令，必如何種之總令。此當詳細計劃者也。

乙、黑夷遣散後所居之地，當於內地各省，選擇適宜之區域，分設汽車，數日千里，湯在難舉。此當詳細計劃者也。

丙、補助白夷之農具，教之以改良耕種，畜牧，造林，畜牧之方法，以及各種工業之技術。開渠堰以興水利，設市場以

便商賈，修道路以利交通。人才之造就，巨款之統籌，此當詳細計劃者也。

丁、普及教育，須先修校舍，籌經費，造師資，並利用通英語之漢人，通漢語之夷人，隨同上課，隨時翻譯解釋，教師

雖不習夷語，亦易教授。三四年後，習漢語識漢文之學生落，則教育更易推行。不單傳習漢文，作益勸止強之事。不

此當詳細計劃者也。

以上四者，要在有權位者，先定大謀，下決心，用專精其學營者，細籌設計。由中央分年制撥巨款，同時推行，按期完

成。推行之時，其流弊又有不可不預知者，分載於左：

一、恐白夷離脫黑夷之奴籍，與漢民同居，又復受漢民之壓迫蹂躪，進而為漢民之奴隸。

二、恐白夷目前尚能苟且偷生於黑夷奴隸之下，以後欲盡其停兵勳之功，欲謀進生而不可得。

三、黑夷亦中華民國之人民，決不能踐視。恐遺居異地，又為漢人壓迫蹂躪而不得遂其生。

四、一切事務，均以被白夷出海苦為主，恐款歸他用，白夷不得實惠，利歸旁人。

若能預知以上各弊而防之，積善勳，實則明，庶不致以暴易暴，而耗國費財，以道惡果，而新潮民生往義，而長族速業，以

施於川廣滇三省省間，以造出新聞世界，打破數千年黑暗大枷，其功德之大，必與林肯等并光榮於歷史矣。

民國三十五年 保惠錄

一、宿龍日報，僅有一篇短報「新康報」茲因此兩報遂出稿錄

二、宿龍各縣，道路有遠近，探訪勤新不遲速，以民受唐湖因之前後不一，故以報上登載之月日為編，其詳於後

日之下。

一、行旅之人，被拾入山，無人發覺。山麓水涯，零星人戶，全遭焚殺擄掠，無人仲究，良懦農民，受害之後，救傷難死，無家可歸，謀生不暇，何能奔走，向政府請獎，以報館災禍，以此受害慘後，未幾登載，無從追錄，今特誌之。

一月五日，趁得縣大河渡，於冬月二十八日，燒妙木湖民房二十餘間，擄去婦民二十餘名，擄去男女八十餘人，財產盡損

七日，擄五里牌，焚民房二間。又西昌縣鄉四保居民彭調氏，於冬月二十九日夜，被匪徒所擄，計死子女各一，周氏重傷。六保居民胡么大，於臘月初二被擄，擄姪女一名。鍾海東於初六被擄，其弟被擄去，邵顯榮於廿三日被擄，其弟，一女擄去。

一月六日，西昌縣城外一里東河口王裁鏡，年逾不旬，於一月二日，被匪徒殺傷斃命，財物盡空。同住周姓母女二人亦被擄去。

一月八日，趁善夷匪，去冬常出巢搶掠，城鄉之間，商賈驟足。又陰曆十二月十七日，瀘縣夷人王餘，出犯大河，擄戰兩晝夜，幸難不散，漢人被擄，不能家鄉，百餘家房屋被焚，斃死貧民百餘人，擄去男女八十餘人，財產盡損

又西昌北山區四十八甲，擄一小孩，係禮州鎮胡衍生之子，名胡小紅，為人盜竊入山與夷匪者。

一月十日，西昌大柳鄉民趙冬冬，於冬月六日，由城負販返鄉，經長坎山，被夷匪以石擊碎其腦，命布物擄去。

該縣瀘縣鄉於本月六日夜，被夷匪擄去楊老四弟兄二人，兄弟傷腿，倒於田中，弟逃匿深山草莽，二日後始逃回。

保惠錄 天錄

一月十日，西昌大柳鄉民趙冬冬，於冬月六日，由城負販返鄉，經長坎山，被夷匪以石擊碎其腦，命布物擄去。

該縣瀘縣鄉於本月六日夜，被夷匪擄去楊老四弟兄二人，兄弟傷腿，倒於田中，弟逃匿深山草莽，二日後始逃回。

保惠錄 天錄

一月十日，西昌大柳鄉民趙冬冬，於冬月六日，由城負販返鄉，經長坎山，被夷匪以石擊碎其腦，命布物擄去。

該縣瀘縣鄉於本月六日夜，被夷匪擄去楊老四弟兄二人，兄弟傷腿，倒於田中，弟逃匿深山草莽，二日後始逃回。

保惠錄 天錄

一月十日，西昌大柳鄉民趙冬冬，於冬月六日，由城負販返鄉，經長坎山，被夷匪以石擊碎其腦，命布物擄去。

該縣瀘縣鄉於本月六日夜，被夷匪擄去楊老四弟兄二人，兄弟傷腿，倒於田中，弟逃匿深山草莽，二日後始逃回。

一月十一日 越舊蓋摸子，於壬午十二月十七日將大河附近之鄭家堡，張家堡，房舍四十餘幢，焚燒一空，擄去及燒死居民七十四，被劫財物，難以計數。又小相嶺至越舊蓋摸保安一帶，均時有小股匪徒搶劫之事，人民惶恐，寢食難安，五里牌及附城一帶之居民，紛紛遷入縣城。即附城約五公尺之蔣家嶺，亦遭搶劫。

一月十二日 西昌北城溫水溝居民黃源發胡華先，於前日被匪搶劫，源發之子殺死，華先之女二人被擄去。

一月十六日 越舊大河叛匪，於本月九日，再犯香柏營，四處放火，二百餘住戶盡燬，被焚死者，達二百餘人。未死者扶老攜幼，啼飢泣寒。

一月十七日 越舊蓋摸子，王金樞等，尾宇又焚，死七人，四鄉居民，哭聲震天，日夕惶恐，紛紛遷移城內。

一月十八日 鹽源縣白鹽場鹽灶房廖雞肉之子，於本月五日黃昏，突被匪三人，在街頭擄去，又六日下午八日，鹽場涼亭子附近，發現大批匪，明火劫掠，經駐軍進擊，數十分鐘，始將賊而去。又四日夜，縣城南門口之某姓亦被擄去，將其小孩擄去。又本月十四日，鹽場陰陽街之陸保長被匪入室殺斃，擄去步槍二支。四方民衆，因防匪，夜不敢眠。

一月二十三日 有前鄂司令秀廷勳避過鴉洞江之竹野鐵等支表，於十七日，聚衆千餘渡江，與滋補支表陳樹清聯合，並有組織支表作嚮導，共二千餘匪，前進渡安寧河，東風佔據太行山，並向四堡子茨平塘等地進犯，靖遠都二九二團與之激戰數日，始擊退。

一月二十四日 越舊蓋摸匪於十七日下午又圍攻馬壩溝，激戰甚烈。郭家壩，下堡子，青山嘴，東河，一棵樹，白泥溝，危在旦夕，大部人民已遷入城內。中所屬雖有駐軍防守，人民驚惶不堪。越舊縣城，已成孤城一座。難民百餘家，扶老攜幼，鬼哭神號，流離失所。又本館由西昌返甯南縣之郵差，至期未到，聞該差在白坎地方，被匪搶劫，已擄入夷巢。

一月二十五日 靖遠都羅團長率隊布防西昌之北山區，與滋補支表激戰數日，擒獲匪一名，救回被擄去之漢民王有德，李國清，李春秀，傅聯升四名，又鹽源縣梅雨堡鄉太胡支表人，在清水河一帶，搶去牛羊十餘支，擄男女共三十餘人，

演成風聲鶴唳之象。又本月十六日夜，西昌經久坎夷匪出巢，將南馬門擊倒入場，拾居民馬富才馬沙氏家，燒毀房屋四座。又天和場於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夷匪擄去馬家山樵夫三名。

二、二月二十七、越舊普維夷匪，大肆焚殺擄掠，日甚一日，難民數千家，哀鴻遍野，難民代表周履平等九人來西昌，呈請常遊勝團。(以上摘錄雷遠日報)

二、二月二日、越舊有受夷患之災民數十家，扶老攜幼過小相嶺逃難，厥狀甚慘。至白坭灣，適與大河柏香營等處，一片焦土，僅剩斷瓦頽垣。經中所囑，即見挖補塘×家山等處烽火連天，槍聲不絕，沿途人民呼籲求救。

二、二月八日、陰曆除夕，有西昌馬駝一批，自富林來，經寧寧大橋野雞洞下之白山隘口，夷匪破倒駝馬四匹，貨物搶去。(摘錄新康報)

二、二月九日、西昌經久坎一帶，連夜夷匪騷動，人民一夕數驚。經合馬鄉第二保住戶沙向成家正月二十五日夜，被夷匪搶劫，將向成及其妻兄馬某殺斃，并擄去駝馬四匹，財物盡空。又越舊安順場附近小水溝內，搶劫客商五人，損失布鹽現金約四十萬元。又有康定客商十餘人，行經滄定與越舊交界之紫林地方，布匹現金被匪搶去。(摘錄雷遠報)

二、二月十日、正月二十七、廿八、廿九、川與鄉商人陳開明弟兄攜款五萬元，在中途被劫，受傷甚衆。

二、二月十二日、特務隊長賒世才，宿越舊慶樂坪，被夷人擄去。又一月二十九日拂曉，查阿克等，三夷夷匪與普維匪約三百人，襲擊泥沱脚，南陽岡，約子足麻三處，當與勦匪支隊部之羅來激戰，匪終退卻。(雷遠報) 又本年正月前後，越舊有宋儒家被搶劫槍傷。黃定邦家被劫受傷，婦人男女幼孩被擄去。又腰田對面夷匪九百多名，過河搶劫七次，戰鬪激烈。

(新康報)

二、二月十四日、鹽源縣瓜別之羅某，有諾島夷人率大批夷徒，進攻區署，金河渡船亦被毀。二、二月十五日、會理開赴迷易之下水船一支，於正月十七日，行抵黑關子，被夷匪數十名搶劫，全船二十餘人，除隨身衣

保區 漢 叙 額 不 錄

物外，搶去年槍二支，盤款六十萬元零款五十大餘萬元。

二月廿四日 渠支渡雁月室來提撤二半日夜艾越西雷拖木帶外垣入街市搶劫木棚密房屋十二間，谷米數百石而去。二十日又與比祖家圍攻魚塘，燒燬房屋四間。二十七日又搶小渭河，擄去張邦彥全家八人。

定明對坑領 柯侯夷支於本月十日自世犯冤雷馬廳帶。又是日下午西雷圍場夷匪搶擄去擄去趙場邊家女鄉民一戶。

以比精敵新康縣

二月二十日 鹽源梅雨鎮城墻哨樓住之劉保才家，被夷匪擄去母子三人。雷遠報。又據鹽源縣與雷遠縣越運界。二月二十日有英匪火助文率人槍七八十號，擄劫運源之萬五鄉第六保松林地方，住戶常陸王廟等處十一家被劫，擄去男女大小計廿六人，擄牛六條，豬次支十及常敬品常有清等三人。(新康縣)

二月二十日 西昌經活馬鄉一保大軍耀居民張其固家，十長日夜被匪劫擄，將外圍人砍成粉碎，擄去原裝。又於二日夜，搶中瑞族林其清家，將其清擊斃，擄去牛三頭，男女三，房屋被焚，空鄉驚恐萬狀。又於五日夜，西昌經活馬鄉四戶被擄，人被擄，屋被焚。又雷東五演逆夷大舉出巢，稍遠雷東三路告急。

二月二十三日 西昌大彝後山呼夷，六十餘人，於二月二十日，在何家營，擄去德興縣界民三人，保長何雷先率隊討賊，將工人陳某救出。

二月二十五日 雷東之阿合果繼支，嘔聚多人，進備聯查與六支夷，進攻靖遠營，又死雷遠營，那慈師鏡，日流甲，其各支逆夷，進襲雷遠區雷府在地，研提地，雙方戰圍激烈。(以上摘錄雷遠報)

三月二十六日 西昌通木帶於二十日，有官形等三支夷，糾集二百餘人，四路出擾，被雷遠夷團擊退。

三月廿七日 西昌雷西時受夷患，去臘至陽夷患不下三十件，被擄漢八男女老幼不下三十人，晝夜守望，不堪其苦。

新康縣

十五五路三田昌匪隊歷西溪鄉何家營，於二月二十五日，有匪隊會食八十餘人，圍攻何家營盤何保長家，幸駐軍擊退。二月二十八日又攻鄉大廟王華清及謝文清家。

三月三日，攻滄南鄉民陳來福楊樹春湯得福等八人，到西山小溝挖藥，突被匪隊三十餘人圍捕，幸經駐軍救回。(寧遠報)
三月三日，西昌西區普格聚場，於二月二十六日，有匪匪百餘人，擄去小孩李文才宋珠兒沈朋萬黃保壽楊正華等五人。(新康報)十八日

三月七日，寇軍復與鎮第九保居民李顯朝趙德興李昌發等三勇，於上月二十三日上山砍柴，被野匪捆入大壑深林，乘機逃出，昌發身受數十傷。

三月八日，寇軍將馬支夷酋老五打虎自懸二冠三圍擄獲格斃後，其弟郭都五哨，去歲搶殺小叻何明珍後，又於本歲二月二十八日在鄂寧橋頭殺斃何明發，二十八日夜，又在小叻將明珍住宅焚燬，並剝合逆夷百名，在附城之河東示威，搶去割草壯丁二名，河東人民紛紛向城內遷徙。又鹽源黑夷羅文明率人槍千餘，圍攻樹瓦河，軍團馳往援救。

三月九日，德昌所屬麻隨夷匪抗鎗煙苗。
三月十日，西昌之西溪鄉何家營盤後山夷人於本月六日夜，圍攻何家營盤，駐軍擊退。三月七日夜又有夷匪三十餘人圍攻大營王清華家，駐軍到，匪已散矣。(寧遠報)

三月十一日，西昌外南菜市居民撤菜，有子春生於客冬某日失蹤，有人傳報為夷匪擄去，索銀八十銖始始允放回。
三月十三日，唐雲山出賣大石板居民馬學祥馬學宇於深山甲甲溝夷巢。(新康報)

三月十七日，普雄夷匪，死不悔禍，四出擾亂，近有竄擾小相嶺，斷絕糧道全圖，經駐軍阻擊。(新康報) 又西大石板鄉鐘樓坡居民張榮陞家，於十一日夜，被夷匪搶掠一空，其妻及二女擄去，族祖擊斃，房屋焚燬。又越嶺松光林野夷割茶行商。

三月十八日 鹽源樹瓦河居民百餘家遭匪洗劫。又該縣梅雨鎮葉方州家，被夷匪抄搶，擄去二人，擊斃一人，牛羊拾盡。又該鎮乾海子朱×家，被夷匪搶劫，斃死朱元華，搶去牛半數十支。又該鎮清水河洪耕明家被搶，擄去一小孩。(寧遠報)

三月十九日 夷匪出擾西昌馬道子鄉，擄去六人，殺死一人，殺傷一人。(新康報) 又冕寧城外河東(地名)於本月十六日為夷匪縱火焚毀，全保化為灰燼。

三月二十日 冕寧趙龍鄉之金家碾彭家，於十一日，移老五支逆與搶劫，一索五口，男被殺，女被俘，僅剩一年約四歲之小孩，躲於豬圈內，幸未殺害。又初十日，北門外之北山嶺慶場，於正午被逆夷四面包圍，將城內外所放牛羊三百餘頭，概行劫去。又十一日拂曉，又在河東地帶縱火燒去民房十餘間。是日中午，由富林來之商人，行至白雲寺，亦被劫去布匹一駝。(寧遠報)

三月二十三日 冕寧縣夷人，日前在縣北之東河，牽去耕牛二百餘頭。(新康報)

三月二十四日 冕寧趙龍鎮屏屏家莊於二月十六日黃昏時，被匪十餘人搶劫，擄去五作之婦女，幸遇催糧部隊殺退工僱槍老陳姓一幼女。又該縣第九保小孩子，於三月八日夜，夷匪搶劫康家，殺死老幼三人。又該地一盤水山上砍柴樵夫，被夷人殺斃二人，一高姓，一陳姓，又軍軍查翻烟苗，民持械抗撻。

三月二十八日 西昌對面渡山沈家祠發現夷匪多名，駐軍擊斃乃去。又該縣樟木鄉兩河口住戶之子年九歲，宿大溝謝家碾房，被夷匪擄入室，捆攔而去。

三月二十九日 西昌南寧鎮之經久塘鄉府屯及水塘塘莊，近旬日夜間，被匪連夜圍擊，一農數家，(寧遠報) 三月三十日 西昌畢都塘鄉三保廟亦居民學達，於上月十一日夜被搶，擄去男女二人，其子被殺斃，房舍焚燬。又上月十五日夜，西昌德寧鄉之蘇家河場，潘魏聯李直廷被夷匪搶奪，農養場，犬被擄。(寧遠報)

四月三日 西昌龍北鄉居民郭甫平被抗阻匪夷於上月十五日夜，破門而入，將甫平之十二歲女姦拉去，斃斃其嫂廖氏，男孩重傷斃處。(新康報) 又冕寧縣屬附近各夷支，常於公路搶劫行人。(寧遠報)

四月五日 西昌縣屬活馬鄉，夷匪猖獗，大肆燒殺擄掠，及全鄉。又該縣川心鄉老銀廠，於陰歷二月十日夜，有馬委支夷守隊入搶劫，燒燬房屋數間，擄去小孩三人，財物盡失。(新康報)

四月六日 西昌光華區馬次哈夷傳將活馬石板鄉。又西昌縣屬活馬鄉夷匪猖獗，擄及全鄉。又德昌各鄉，近來匪風甚熾，有搶劫時間，往來客商，均有戒心。又鹽邊縣城距城五里之金龜塘，於三月十七日晨，擄劫行人。

四月九日 冕寧大橋北山關郵差又被夷匪搶劫。(寧遠報)

四月十一日 鹽源縣屬鹽塘有劉姓夷人數名，於正月十五日，借宿本市范文德家，將范妻及同住之肖光元斃斃，范之長子及歲次子四歲被擄去。數日又將高姓之十二歲獨子斃去。又隨時中夜擄擄，盜取住戶牲口什物。並開槍擊斃鹽塘著，劉職員腿帶受傷。(新康報)

四月十二日 冕寧酒舖場駐軍夷人發生激戰，王連長被擊斃。

四月十五日 西昌西溪大營徐文清被夷匪搶劫，文清夫婦及其三子一女，概行擄去，圍隊追擊，惟將其妻及一女救回。

又該縣南寧鄉居民入西山砍柴，被該山所住夷人，串通彝木鄉挖鼻馬溝夷人，將樵民擄去婦女七人，傷斃六人。

四月十七日 龍崗指導區區員馬樹藩之弟樹惠，及同行李文忠張雲，被人誘賣與夷區區員梁子果果真阿家娃。(寧遠報)

四月十八日 越嶲挖補塘夷匪擄斃，死壯丁一人，附保長一人，駐軍往援乃逃。(新康報)

四月十九日 西昌寧南間，西昌昭明間，西昌富林間，往來郵差，屢被搶劫，為夷匪擄去，尙有四名未清回。

四月二十日 西昌南寧區署報稱，西羅吉第等支夷，將勾結內外支夷作亂。(寧遠報)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昌至西溪之板車，於本月十六日二十二日，被夷匪擄去工友十四人，鐵櫃被蓋一并劫去。(新康報)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昌那須鄉居民聚夥行劫，被賈夷巢，後逃去。(新康報) 鄰里鄉近又發生夷匪搜搶事件，野克出沒無定，妨害治安，整政受阻。又本月二十日夜，夷匪越安寧河而西，搜搶鹽中區屬左所夏姓，燒燬房屋三院，擄去男女六人，殺贖一人，燒傷一人。(寧遠報)

四月二十八日 鹽源之鹽中三營鄉，於二十日夜，夷匪搶劫，燒燬房屋一院，殺贖一人，擄去六人，放回老嫗一人。

四月二十九日 鐵昌麻栗鄉於二月十日，場外余助安被劫，房屋燒燬，擄去工人三名。又十六日上午，街后山上，劫去歌樂居民楊守民楊明氏麻楊氏張楊氏四名，被追撲康死者，有王小玉夫妻張昆昆三人。十七日又搶胡家灣，擄去大小男女四人，重傷四人，房屋盡焚。(新康報)

四月三十日 落馬夷抗鎗糧苗。(寧遠報)

五月三日 西昌大興場管箕海居民崔發清，殺夷匪捆縷槍殺，擊斃崔周氏，并擄去二子。又該縣西寧區鄰近之西羅外

八支野夷，企圖洗劫海寧縣，又越嶺大河相查，奪難民返鄉春糧，遭夷匪阻撓，十六人被擊斃。

五月四日 西昌拖木溝夷人聚會，商討叛變，蠢蠢欲動。

五月六日 由寧南至西昌之郵差，有齊班未到。另一班夷匪行至右家坪，被夷匪劫去。

五月七日 川西郵政管理局，以寧屬郵路，常有夷匪搶劫郵件，爰撥撥殺斃郵差事，如雷林至德寧道上之普區岡，野雞洞，白山關。西昌至寧南道上之尖管梁子，古家坪，百水河，馬頭子，灣灣等處，遂道止之朝玉場，越嶺至富林道上青岡關，連山營。異常不靖，均遭搶擄，該市委會通令該屬各級政府切實保護。

五月八日 日前有夷匪七人，搶西昌區德慶姓家，駐軍來援，擄去老嫗，搶其財物而去。

五月九日 鹽源梅雨堡石蚌青地方，於四月二十四日，搶去運糧驢馬一匹，馬夫衣物剝盡。

五月十日 西昌西溪鄉大橋里，於九日午後一時，有匪一百數十人持槍刀擄去田中工作老勇婦二人，槍傷二人，擄去

水牛十二隻羊三十餘隻。又將西溪副鄉長鄒武毅斃，搶去數人，牲畜數十頭。

五月十二日 西昌南寧區馬廠，於四月二十日夜，有夷匪百餘人，搶去男女十一人，被搶三十餘家，財物搜盡，斃死三人。

五月十三日 距德昌三里果園屯後之賭家山，突被夷匪擄去樁夫四名。

五月十五日 本月七日夜，東山夷匪出掠鹽源縣中區署紅寶林，燒燬楊福成房屋，並將其婦及股姓之女擄去。(雷遠報)

五月二十六日 西西南甯鄉沙灣子，有西羅吉弟支夷，於二十日搜搶都玉階巫正國財物，擄去男女八人，將玉階斃斃。

五月二十七日 鹽源樹瓦河前受黑夷圍攻，經傳專員惠泉親察，確實受災慘重。(新康報) 又西昌之西溪鄉南瓜嶺，於二十二日午前九鐘至午後四鐘夷匪二百餘人圍攻，地方壯丁堵斃。陣亡三名，警衛股主任，馮行富擊斃。

五月二十八日 西昌經活馬鄉第一保中河壩楊紹清楊慈清楊順清三家，於十九日夜，夷匪搶劫，將慈清之子擊傷，左膝打去大半，擊脫兩手指，財物搜搶一空。

五月二十九日 西昌西溪鄉背後劉家山，發現夷匪三日餘人。又經活馬鄉第四保皮家坎居民劉篋匠，於五月二十日夜，被夷匪搶劫，將傭工朱老三高德貴二人擊斃，擄去鍾全女李洪氏李存弟李元根李順友等男七名，家俱一搜無遺。又西溪鄉所屬何家營盤，於五月二十日夜，被夷匪搶擄，將居民擄去二十餘人，房屋全被燒燬。又南寧鄉所屬沙壩子居民鄧玉清家，於本月二十一日夜，被夷匪劫搶，將鄧玉清殺斃，擄獲男女共九人，該鄉人民驚惶恐萬狀。(雷遠報)

六月一日 西昌西溪鄉爲南甯黃水經久各鄉門戶，年來迭遭夷匪蹂躪，居民傷亡流離過半，田地失竊，荒蕪者多，人民遷徙流亡，近數月擄去人口約四十名，五月二十二日損失奇重，日來舊家營居民，五日內又被劫二次。

六月二日 西昌南甯鄉第二保於二月尾夷匪殺斃賴姓一名，擄去其家屬三人，三月初，又被斃巫袁氏，燒燬房屋。

六月三日 西昌大興鄉山郎之夷人糜料信石，擄李毓林，因抗拒遭殺斃，居民朱紹荷悉其作惡情事，亦爲其勸斃。

六月七日 西昌黃水鄉白馬寺，於五月二十九日，夷匪下山，捆去栽秧農民，男工五人，女工六人，傷者一人，死者一人。

六月十日 西昌經合馬鄉深溝一帶，於本月四日午後，大股夷匪搶擄居民，駐軍截擊，奪回被擄之男女三人，尚有湖國清夫婦數人被擄去。又本月五日，活龍場居民陳合一等四人捨菜餚，被夷匪全數捆去。

六月十一日 西昌黃水鄉第三保凹山於上月初，夷匪搶殺案，尙未究辦。本月五日下午，又來夷匪數十人，搶去趙吉三鄧國安耕牛各四頭，鄧國珍耕牛一頭，并捆去李志清之婦及其女二人，鄧國珍之妻及張雙發二人。

六月十二日 西昌南甯區連日夷匪騷擾，到處搶劫，本月五日晚，劫掠居民，何肖氏李招弟鄧何氏被捆擄去，數十人受傷，劫去耕牛八條。又本月八日該鄉第二保，捆去李老么孫老么，殺死萬志成。又第四保捆去羅錫×之妻子二人，張菜之妻子二人，本人身受重傷。又初十日午，捆去楊才才，殺死李松茂，第三保張姓婦孺各一人。又訊，本月七日晚，大雨之際，夷匪下山二百餘人，將驢子蔣鍾兩姓殺絕，擄去大小十餘人，於今晨稍復歸鹿馬站，拉去李保長豎鼎之子，該匪去時，遺落官府所發證章一枚。

六月十三日，德昌錦川鄉株木灣，發現夷匪四十餘名，搶劫西昌鹽商趙貴興趙光品趙旭東高傳贊等七人，趙崇元被殺斃，任永全趙有春被擄，鄉長張國興率團隊往援，救回二人，除丁陣亡一人，受傷二人。又西昌高草鄉魏家河壩魏姓，於本月六日夜，被夷匪搶劫，房舍燒燬，財物擄空。又西昌南甯鄉沙灣子蔣明高等四家，於本月七日夜，夷匪搶去耕牛七條，馬四匹，肥豬十五條，捆去男女七人，遺落陶章一枚。

六月十四日 西昌黃水第一保盤廠，於本月五日夜，二度遭受夷匪搶劫，被死楊國榮楊光斗二人，朱洪楚張鳳啓楊慶氏等四人身受重傷，並捆去楊張氏楊尹氏及兩小孩，收養雇工七人，牛三頭，馬二匹，財物糧食皆損失。(以上摘錄自連報)

六月十五日 德昌之省參議員張漢燾，以西會道上夷匪猖獗，被擄者約在二百人以上，向當道爲民呼籲。

六月十六日 雷東兩支黑夷，爭娃子打冤家。(新康報)

六月十八日 德昌大道，自鳳梁寨至黃水塘一段，大股夷匪，翻路搶劫數晝夜，並在凹凹馬村等地，搶劫住戶，有全家丁悉捆完者，居民多舉家遷徙。又訊，德昌大道之夷匪，來自布拖，專招擄得力壯漢，搬至目前，被捆漢人，已有百餘人之多。又德昌馬淋河溝居民有某姓，全家十餘口，於前夜全數被夷匪捆去。

六月二十一日 西昌川心鄉嚴鄉長捕獲擄該鄉第一保陳家小堡居民黃定邦子女二人之夷匪三次。

六月二十二日 西昌黃水鄉本月十六日夜，第四保鹿鶴堡，夷匪搶劫，軍圍擊退。十七日夜，復搶山邊居民張明貴，捆去媳子孫男七人，殺斃一子，牲畜財物搜空，住宅被焚。十八日夜，又將公路側居民唐存三及其妻殺死，捆去一子，牲畜財物，搶掠無餘。

六月二十三日 德昌老樞，趕集之期，商人李義禮被夷匪殺斃路旁，馮國彬吳雲成負物行經其地，亦被搶劫，二人逼跳下河，幸未斃命。(甯遠報)

六月二十四日 越嶲高碉堡，勿雷夷匪來襲，發生戰鬥，雙方死傷各一。

六月三十日 日昨有由昌赴樂汽車一部，行經冕寧拖烏之野雞洞，突來夷匪數十人，鳴槍示威，將全車乘客行李，悉數搶去，擊斃旅客三人，重傷數人，損失甚重，內有二九二團赴蓉受訓官兵三十餘人。(新康報)

七月一日 德昌錦川鄉之株木灣打狗店金洞子等地，於前月十四日赴老嶮趕場，有商人李文郁夫婦刁楊氏，路經金洞子，又被夷匪搶去貨物，衣服脫盡，文郁夫婦被追撲河，幸未淹沒，刁楊氏赤身而歸。(甯遠報)

七月二日 西昌拖木溝不肯夷人，劫新區長未遂。(新康報)

七月六日 越嶲中所鎮土城，六月二十四日，被普雄夷匪出掘田開工作農人，捆去漢人二名，耕牛三頭。是日晚，大屯金家碾亦被勿雷支夷數十人，搶去小孩二人，婦女一人，碾主擊斃。又訊此間普雄夷人，去冬大股出巢，將越嶲縣屬大

河，黑煤嘴，柏香營，曬喉堡，阿鐘塘，吉家山，與隆灣，大孤山，沙米關等地，計十二聯保，焚燒淨盡，擄去男女數百人，難民一千餘戶，逃出生命，農時已過，歸耕無望，四十華里之地，一片良田，已成荒蕪。（寧遠報）

七月七日 西昌馬到子場側，被夷匪殺死一人，乘於深溝地方。

七月十日 鹽源旱災，鄉民乏食，四山夷人，尙四處搶掠，至有「鹽源人餓不死，亦必變爲保夷」之流行語。（新康報）又拖馬劫車，係沙特落馬兩支夷所爲，拖馬特區聞訊，派員交涉，將搶劫人貨退出一部份，惟散失遇難之官兵，除接土籍日旺，上土劉明盛自行逃回外，其餘排長文振中軍需處欽衛邵普，勤務兵劉士勇四人失蹤，聞西昌行轅已飭該指導區將被擄人物交出，依法究辦。（寧遠報）

七月十一日 越嶲警備隊會集議，陰謀三路出擾，官軍正在密防。

七月十八日 西昌大興鄉第三保趙祖華入山貿易，有濫竊三夷人來家住宿，謂與祖華情感極好，其妻信之，及中夜，砍傷其妻，擄去其女。

七月十九日 冕寧附近夷人史努支果雜支附紙支瓦渣支，糾衆出巢，將甘相營西北陳家寨佔領，續向前進，靖邊部準備防範。（新康報）又鹽源梅雨鎮於七月五日中午，夷匪百餘，搶去牛羊二百餘頭，向胡米兩支夷巢而去，並有人認讞有「董乎」家在內。（寧遠報）

七月二十日 富林至西昌郵差，行經冕寧大橋附近之白山嶺，被夷匪細吊樹林中，幸經路人釋放，郵包被割。又冕寧靖邊營近日發生搶劫。

七月二十二日 西昌距城三里之吳家堡居民陳邦元，於十九日夜，被夷匪搶劫一空，二人遭殺害。

七月二十三日 本月十九日，夷人毛老六，殺死西昌市一老嫗，次晨捕獲。

七月二十五日 越嶲依真逆夷數十人，進襲哇喃塘不逞。（寧遠報）

七月二十九日 越僑王營雄五那押、黑克阿和母呼，於五月二十六日，在白石岩殺羅蘇海五將領那叔侄三九，並擄去金銀大兩顆、女二十四人、綉綉財物極盡。(蘇遠報)

劫掠行降。(蘇遠報)

八月六日 越僑南門城外張姓，於二十三日夜，被夷匪搶去耕牛二頭。又二十五日，劉姓到西山背炭，被夷匪搶去二人，與保長之子亦被搶去。又次孤山附近越僑被劫難去。又次大屯寨王家堡，帶去棉葛、葛包、各被夷匪搶去。劫掠者其前糧約一百六十餘碩。

八月廿五日 西昌南寧區署，以陸降降各鄉。本年五月至六月十五日止，未及劫掠。被布搶奪者尤多。夷匪匪劫不日，擄掠件，損失牲畜財物不可計數，共擄去六十二人。家廟自行以印銀在聚賭賭博者外，均據保長等人家，不能開印。區署道各册請，區委會仰有關機關，(新莊報)

八月廿五日 越僑普羅德匪五百餘人，進區噴噴，八紐軍隊。據匪言，其地又西昌標和鄉黃雲集腰，李家灣，劉家灣，秀入夷匪劫掠。

八月廿八日 鹽源縣中區三鄉鄉三保居民，於五月八日，被劫東山寨匪擄去其子，二人。財物擄去，似與此匪。

八月十三日 德昌錦川鄉，擄去彭姓，於九日，被劫擄，打姓，擄去小孩三人。牲畜財物擄空。該匪交與南寧縣長河鄉皮古夷匪，擄去沒於大陞山，三十九年，該夷匪統團，擄去。本年七月，該夷皮古仇夷擄去，抽斷脚筋，割去周身皮肉，背刺數孔，插以香燭，抬至敵夷祖先活祭後，始用刀割斃。(蘇遠報)

八月廿三日 西昌禮州第六保居民潘書雲，被劫天和，擄去其妻。又會理縣屬麻栗嶺有匪擄去，之縣屬，被劫擄去，為民擄，交於今七月十二日，擄去匪來地，匪家，次乾流，子，銀兩，酒，門，各各地，匪，並將田，稅收，。又冕寧之滄寧

夷匪馬正海，匪首三阿隆三人匪卒種煙擾民，近將大舉，該地漢民代表十二名呈請官府派兵剿辦。(新康報)

九月九日 西昌邛崃鄉最近被夷匪先後搶去鄭江氏等二十二名，殺斃六名，今且大膽下山，在場吃酒生事，人民不堪其

擾亂。

九月十日 雜柳支夷糾眾尋仇，軍東又甚不安現案。(新康報)

九月十二日 德昌錦川鄉夷匪出巢，晝夜搶掠行商居民，土紳陳惠民等三十餘名組織，奪獲種烟難童四名。

九月十七日 西昌普格區扯扯獨野差客商行人於昨日午後四鐘，經古家壩，突由夷匪三十餘人攔搶，顧客商乘貨逃遁

，夷匪立時掠去。

九月十八日 西昌南寧居民黎朝祥於三十二年六月，被賣河西郭正和於張業，轉賣八賊，方至屏山所屬樂周堡備工，

今年七月方返家。(寧遠報)

九月二十日 頃有自冕寧來，而熟悉越冕夷情者談，最近越冕不法夷酋，有組織「人會」之事，若漢人組織上會辦法，

由黑夷若干人組織之，每月一會，至期各黑夷交出擄掠來之漢人一名，由應接會之黑夷一統接去。如至期而無漢人上納，則

照規繳出白銀若干錢，此風甚流行，漢民無寧日。冕寧土紳許朝明尤能道述其詳。又有與「人會」同時之消息，在裏脚梁

子，三岔河，木拖等地方，特設「人市」，為遠近保夷捆綁來男女漢民之交易地點。有逃出山之難民，亦曾親被賣於「人市」

。(新康報)

九月二十二日 鹽源胡夷匪梅雨鎮乾海子，擄去牛羊五十餘支，捆去三牧童。

九月二十七日 四川青神客商何子鏡王紹文向玉成蕭炳雲蕭海亭，自嘉定採購貨物來西昌出銷，於本月十九日行經蒙北

山關附近，突出夷匪將貨物搶盡。(寧遠報)

十月一日 寧南永安鄉民夫倪正清李春雲陳子富錢開能陳子林五人，運木來西昌，於九月九日，行至古家坪，被獲屬漢

沈坤呷支現擄去。普格厝區長于英調漢夷團隊將進剿，該夷乃於九月二十二日將難民五人交出。又訊該區自九月以來，茶、海、棠地面白波濤，老卡子，又發生三劫案。(新康報)

十月二日 越番中所擄白泥灣，近有由小相嶺竄至野亮數處，並在長老坪、黃草坪、象鼻營等地槍劫行商，意圖絕斷越、甯交通，駐軍正嚴密堵截。

十月四日 西昌行轅前軍法官徐野橋之子徐南洲，於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在本市近郊被夷人誘買入山，刻經光華區長高福先，派員查得線索，因南洲神經失常，不能耕牧，已轉買五次入深山野夷，非光華區方能可達，難以清出。(新康報)

十月七日 越番普雄夷匪，有聯合垂島果雞支，截斷小相嶺交通，佔領溫沾，將越番以北三四站路之人民，驅迫到大渡河，再以燒殺之方式，逼使悉夷附和之消息。(甯遠報)

十月八日 寧東設治局地方，原為忍雜，瓦渣，租租等支夷住牧地，圖以肆行搶劫，擾害閭閻，經鄧秀廷氏以武力驅逐，金江西岸，永不復反舊地，再為民患，設治八載，該夷支等乘機米，經柳兩家衝突之際，糾合夷衆六七千人，渡金江，企圖恢復故巢。(新康報)

十月十二日 越番西後山槓子上，十月一日有支木奉姑支夷匪槍劫行人。

十月十三日 冕寧溫沾第九保文華村山後野夷擄去砍柴割草之男女婦孺十三名，唯軍進擊，仍無下落。

十月十五日 德昌老儀吳基滯夷人，於十月十六日搶擄光第家，保長楊舉權往救，經羅壯丁余朝順。

十月十六日 寧屬土紳以去歲普雄剿匪軍事停頓後，各地逆夷，不斷蠢動，越北居民，流離失所，金江西岸諸夷，一度武裝逞暴，西蜀人民，常受驚擾，本市近郊，亦曾數度吃緊，西德商會西報道上，夷匪逐日搶劫，治安不寧，為近十年來所未見，請當局充實寧屬唯一治邊武力之增設部力量，統籌力量云云。

十月二十六日 冕寧查溪鄉，種為保甲附漢之蕪夷充糧支，常帶被擄鳥支夷人打槍行劫。(甯遠報)

十月廿三日 越嶺連夷三營交迫路上因夷匪逼至先發發生槍聲。

十月廿三日 武定縣四關連夷匪小舉攻真李驛偷火略最懸危幸該縣軍隊及縣府自衛隊下士嚴守，於本月十三日，在溫泉洗滌後，由德林回關隘，道經路口險子，為夷匪攔阻，經縣軍隊與自衛隊奮勇殺敵，匪首受傷，現已逃匿。 (新曆報)

十月廿六日 越嶺連夷以於本月旬間，由德林出關，向德民亂放槍不交。

十月廿六日 魏山被匪劫之陳烈盛患難現，在保康角，幸陳德已救阿六九姑姪子阿四，幸在義德河神。

十月廿七日 魏遠冷水管夷人傢健全，大量購置武器，還有抗拒查獲，全區今年查獲軍事，悉數在年更為激烈。(寧遠報)

十月廿七日 由德林昌阿龍馬家馬家馬人上山，余區長經過山下，該夷密集射擊一小時，區長感道不測。(新曆報)

十月廿七日 西昌連山後後深溝一帶，有夷匪百餘人，繞隊世擾，通子屬鄉子，遂將地，槍相去，獲人三名。(新曆報)

十月廿七日 富林連越嶺交通，有匪時有匪警，受匪人多係外縣，隨隊以資糧地，現情形，去魏魏軍，隊已獲之，宜傳以，遂當盡去。

十月廿七日 富林連越嶺交通，有匪時有匪警，受匪人多係外縣，隨隊以資糧地，現情形，去魏魏軍，隊已獲之，宜傳以，遂當盡去。

十月廿七日 富林連越嶺交通，有匪時有匪警，受匪人多係外縣，隨隊以資糧地，現情形，去魏魏軍，隊已獲之，宜傳以，遂當盡去。

十月廿七日 富林連越嶺交通，有匪時有匪警，受匪人多係外縣，隨隊以資糧地，現情形，去魏魏軍，隊已獲之，宜傳以，遂當盡去。

十月廿七日 富林連越嶺交通，有匪時有匪警，受匪人多係外縣，隨隊以資糧地，現情形，去魏魏軍，隊已獲之，宜傳以，遂當盡去。

則案編一推研一類案。

十月廿二日 中寧縣三谷支夷聚眾數萬再叛，海邊部繼圍擊，於黃水坪，降敵數戰。(新曆報)

十月廿三日 中寧縣三谷支夷聚眾數萬再叛，海邊部繼圍擊，於黃水坪，降敵數戰。(新曆報)

十月廿三日 中寧縣三谷支夷聚眾數萬再叛，海邊部繼圍擊，於黃水坪，降敵數戰。(新曆報)

馮一千餘頭，農民財物被空，今冬又將蠢動，正副鄉長呈請當道設法防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德昌阿×區夷人，聚衆抗鎗煙苗，區隊長受傷被俘，隊丁失蹤三人，重傷三人。（新康報）

十一月二十九日 西昌黃水鄉公所，以黃水打柴一帶夷人，雖名爲蔣夷，考其實際，均居高守險，聯村結寨，溝通

野夷，實行槍劫，并乘政府糧長莫及，逼種煙苗，鄉公所武力薄弱，無力控制，清劉歸指導區管理。（雷遠報）

十二月一日 冕寧拖烏一帶夷匪，分批結夥，搶擄漢人，二十五日，由冕寧來昌郵差二人，被夷匪擄去，郵件全失。（雷遠報）

雷遠報）

十二月三日 鹽源瓜別所轄洛伍支夷，前一度發動騷亂，近復勾結支里家夷人安吉摸等，逼攻區署，截至上月十四日止

已作戰十七日 夷匪死傷數人，即縱火焚燒民房，經竭力搶救，區署亦焚去一部，區丁一人受傷。（新康報）

十二月四日 聞大涼山之六姑那打，考普那打，連連落等地阿和森呷兩支夷，策應普雄凶夷，有出巢之說。

十二月七日 越嶲運山營煤炭溝，於十月二十八日突被夷匪搶劫川驢十五馱，馬十五匹，打死三人，負傷二人，雷屬屯

委會助理秘書員雨洲在雅受訓後，奉令在普雄區綏靖工作團服務，同行至此，亦被擄去。（雷遠報）

十二月八日 李儀鳳三人被阿候木打黑夷擄去，延至本月交涉，該黑夷要二千兩生銀，始允釋放。（新康報）

十二月十一日 西昌之西山榮子米洛母雞支夷，於日前搶擄環鄉居民車紀倫家四人，并擄去他鄉人三名。

十二月十三日 瀾省巧家一帶夷匪，經常結隊行劫，近迭入侵康境，會理所屬各鄉鎮秋谷牲畜，多搶劫一空，房屋財產

搗毀者亦夥。又會理縣區自土司近起糾紛，各調人槍相持，將有激烈戰爭。

十二月十五日 西昌環環鄉自冬月以來，搶案層出不窮，第六保居民又被夷匪擄去四人。（雷遠報）

十二月二十日 夷匪普前才等聚衆，擬亂會理南區。又訊距西昌普格十里之青紅林，於十二日，夷匪百餘，劫擄行商

。駐軍與之激戰，互有傷亡。（新康報）

保區漢奴 天錄

民國三十五年寧屬各縣匪患錄

六〇

十二月二十六日 越嶺飛機場附近於二十二日，匪匪搶劫，死漢人一，傷一，擄去二，二十四日子時，中所場東塢口。又被匪匪擄去二人，一老婦被砍死，行劫時鳴槍十餘響以示威。(寧遠報)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理矮郎河夜有匪匪擄掠居民，適適遊新縣長李永先路過宿此，將匪擊退。(新康報)

此民國三十五年保夷爲患之事實也。其未登載於新康，寧遠報者尙多，即未探錄。爲生長斯土，已六十有七年矣，親身閱歷，不敢妄置，民國五年至十年之間，其爲患更甚於三十五年數十倍。至今言之，聞者滋疑難入民冤抑莫伸。三十六年春，剿辦普進後，雖仍有焚擄劫殺，然較諸三十五年，其爲患又減少十分之八九。若以後不敢底解決，地近千里之僱匪普種罌粟，廣購武器，扼險稱雄，可以隨時乘機，遍地肆虐。使我數百萬文明華胄，日在荆棘陷阱中以度生活，其爲患愈無窮也。而身食者流，反妄加評議，責政府歧視僑族，漢民欺壓異類，自貽伊戚，不無謬見，竊希更正。

鹽邊縣永興鄉自二十五年四月起各保夷匪搶劫案件彙計表

保甲別	被搶人姓名	被搶日期	被搶地點	行商居民	損失	狀況	搶匪	類別	備考
十三保	賴得明正常和	九四日	宋家灣	教員	黃谷	人口傷亡	小章	章開明等	
六保	王順禮	十八日	範村	居民	財物撲空	去男女五口	小章	章開明補哈等	
十四保	李李樹李珍李銀	廿四日	濫渡	居民	房屋牲畜一併燒殺擄盡	其妻被擄	子章開明之娃	漢奸葉大祥徐家華等	
六保	鄧李有世明發	二五日月	範村	居民	全家老幼七口被擄	槍斃李世發	小章	章長生等	
六保	鄧有明	二五日月	範村	居民	男女四口擄	槍斃李世發	小章	章長生等	
十一保	李朝崇李朝明	二五及十八日	熱水塘	居民	再李二姓之妻均被擄打傷	財物搶盡	小章	章博史嗎海挖史	
十五保	張興發	十二日	青山	居民	打死六人擄去三人	牲畜財物悉行擄完	劉章家		

保區漢奴額天錄

保甲別	保	五三保	十四保	九保	十三保	十一保	十二保	十三保
被搶人姓名	羅明忠	王宗發	陳文邦	林凡魁	一甲被擄	李朝元	肖胡氏	河東三甲
被搶日期	五月十五日	五月廿六日	六月九日	六月十六日	六月廿六日	七月十七日	七月廿七日	七月廿五日
被搶地點	雷堡坪	石松林坪	濫發	透底河	蒼下田	熱水塘	桑格	蒼下田
行商居民	居民	行商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損失	人被擄去拾 去牛二條 去馬六匹	去牛二條 去馬六匹	牧童黃雙喜 牛一條	牧童身負重 條	駱馬牛羊全 被擄盡	被匪擄去	名擄去子女四	人擄去男婦五
人口傷亡			人斃死熊李二	拾去水牛四	名擄去牧童一		財物擄盡	
槍頭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姓名		章開明 神開茲 都明直	章開明	章棉史				
備考								

保甲別	姓名	日期	地點	行商	損失	狀況	種類	類別	備考
十一保	彭柳先 張茂貴	廿七日	桑格	居民	捆掠財產 彭如松彭柳 茂之女	人口傷亡	支頭	姓名	
保	李先富	七月三十日	范村	居民	捆掠子女二 人	先富夫妻均 受重傷	小章	捆掠手開發及奴 娃等	
五保	周天太 熊安才 鄒貴 馬朝貴 黃朝志 黃志	八月二十及 二十四日	脚岩及 乾海一	居民	捆掠周天 才及弟 二人 之吉 七 家 之 故 置 七 人		小章		
十四保	周明安 熊江華	八月十六日	中濠 簸址	居民	馬聞二姓之 子被捆		小章	羅木捲耳	
十二保	彭明華 柳安	廿八日	桑格	居民	捆掠彭姓之 子及棧柴人 李廷楨	又牛二條	大小章	阿西八哥 王	
十四保	高永恒 楊定恒	廿八日	卡子	居民	楊定恒之妻 被捆	高永恒負傷	小章	鹿欺	
十四保	周明江	廿六日	濫竇	居民	房屋被燒	長子捆去	小章	喇欺	財物被竄

保區漢奴額天錄

保甲別	被搶人姓名	被搶日期	被搶地點	行商	損失	狀況	搶匪	種類	備考
十三保	王興富	廿八日	香下田	居民	扯去槍一支 搶去羊一條	壯丁楊春和 擊斃	小章		
六保	黃永明	九月十六日	范村	居民	捆去黃在榮 等三入	永明之妻負傷	小章	章開明及漢奸王 開銀葉大祥等	財物撲盡
五保	李周胡胡 如國級遠 藩富三章林	十月二十五日 十月十日	鹿遊營	居民	捆去李姓子 女七入財物 悉行撲盡	李如藩負傷	大小章		
十四保	鍾趙徐 洪宗興 蘭福邦	十月十四日	草灘塢	居民	姓番被擄	名捆去牧童四	小章	羅木挖耳	
十四保	馮成科	冬月十三日	白草坡	居民	捆去子三女 一財物搶盡	馬成科被打 死	小章	羅木挖耳	
十四保	范友才	冬月十五日	潘灘	居民	被匪捆去		小章	羅木挖耳	
十四保	符胡 廣謙 友照	冬月十六日	潘灘	居民	房屋被燒 畜擄盡		小章		
十三保	彭李 柳朝 安仁德壁	冬月十八日	桑格	居民	捆去牧童二 名擄去驢馬 四匹牛二條 羊羊四支	李世才李韓 氏均受傷	小章		

保甲別	十四保	十四保	十四保	十四保	十四保	保甲別
張田德張	徐用明	楊興海	張廷芬	楊楊楊楊	劉彭肖黃	姓 被
世景海元	華華清欽		子 廷	秀秀吉秀	若黃清老	搶 人
新十九日	正八日	正七日	六日	十四日	十三日	日 期
迴龍灣	尖山子	迴龍灣	迴龍灣	富陽村	迴龍灣	地 點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行 商
散等捆	捆去	被匪	三二	九捆	捆去	損 失
去拾	去	匪	二	物	夫	財 產
人及	妻女	燒	三	及	雷	之
元	三		米	牛	珍	之
荷				羊	珍	珍
死者八	徐用明		人等	傷吳	前高	人
被殺	被殺		被	吳	永	口
			一	夫	開	傷
			人	謝	受	亡
小章	小章	小章	大	小	小	支
			小	大	小	頭
大保	夷娃	夷娃	羅	章	耳	姓
殺嗎			木	哈	哈	名
			耳	耳	耳	別
						備
						考

十四保	十保	五保	十保			五保	保甲別
張順元	張馬老明	雷應貴	何光陸	鄧鏡匠	張光玉	胡遠清	被搶人姓名
正月六日	十八日	廿二日	廿六日	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被搶日期
迴龍壩	小灣子	綏陰塘	羊坪子	富陽村	富陽村	上紙房	被搶地點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居民	行商
張范二家財物一併搶盡	楊馬三家之房燒盡	該五家之財物搶完並將	彈一用及家	該二家均負重傷	被匪圍攻	羊子廿餘支	損失
人范正元受	麻子等	打去馬及馬	人捆去一人	捆去男後二人		捆去其子胡保才	狀況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小章	搶匪
章哈	章開明	章開明	章開明	爽娃	爽娃	爽娃	類別
							備考

保甲別	被搶人姓名	被搶日期	被搶地點	行商居民	損失	狀況	搶匪	類別	備考
十一保	全侯	二月一日	熱水塘	居民	附錫莊全 被搶	消耗子彈千 餘發	支	章勝險	
十四保	沐保	廿三日	濠溪	居民	財物牲畜悉 被擄掠	捆去小孩一 人打傷二人	小章	章開明	
十一保	復興場	又二月九日	街子	居民	全場財物悉 被擄掠	捆去小孩四 名殺死一名 劉興發受傷	小章	章開明	
十一保	張松柏	二月十七日	洋芋坪	居民	溫張二家 財物擄盡	捆去溫育順 家三人	小章	夷娃	
十一保	季統才	二月十九日	卡子	行商	財物擄盡	捆去三人	小章	夷娃	
十一保	陳元才	二月十一日	白柳坡	居民	財物擄盡	肚打徐富壽 受傷	小章	夷娃	
五保	羅方	三月二日	密地羅	居民	牛羊雞盡 房屋燒完	打死三人 捆去二人	小章	章開明 奴娃	
十四保	徐用成	三月三日	迴龍壩	居民	財物擄盡	槍傷徐用成 之舅兄胡某	小章	夷娃	
十四保	李興志	三月十五日	迴龍壩	居民	財物擄盡		小章	羅木	

保甲別	姓	被搶日期	被搶地點	住商	損失	狀況	擄匪	姓名	備考
十四保	劉王	三月九日	白草坡	居民	房屋燒毀財物擄盡	王受傷劉去男孩二	小章	福來松厚	自此以下均係和案所發生
十一保	楊竹興	十四日	飲院坪	居民	殺死羊子數支	捆去楊興富之牧童及楊榮之子	小章	章元元之子	
十四保	楊用賢	十五日	趙龍場	居民	搶去牲畜拾餘支	捆去收童一人	小章	章阿牛羅木	
五保	王羅朝發	十六日	大坪子	居民	捆去羊子二十六條	打死羅朝發之牧童王受重傷	小章	章開明夷娃	
十四保	沐保	廿四日	喇蓋灣	居民	該二人於路中均被捆去財物	壯年楊德發	小章	章阿牛夷娃	
十五	范鄧陳氏昌	廿五日	沐字	居民	捆去收童一人後經打回	捆去黃牛四條	小章	章阿牛羅木	

十三保	六保	五保			保甲別	姓	被搶人	日期	地點	行商	損失	狀況	搶匪	額別	備考
傅貴興	胡大安	陳羅永劉方氏	徐黃高林 與朝宗國 才升國廷才	李雲村 占李加k 榮氏陸				廿六日	柴格	居民	昇匪 捆去其子付		小章	夷娃	
								十九日	范村	居民	捆去其子		小章	夷娃	
								三日	富陽村	居民	併姓畜財物一併搜空	捆去羅姓婦女陳姓夫婦	小章	夷娃	
								十六日	白草坡	居民	搜去羊子一百四十八支	因傷高榮人壯丁黃東生	小章	羅木 章開 阿牛 勤徹	
								七日	週龍壩	居民	行財物家俱悉行搜完	打死付女及三同李工	小章	章阿生 羅木	

保區圖說十叙

四·最近難民再生錄

一 凡漢民被保夷劫擄，或誘賣入山，數次販賣，爲漢族奴隸，統名曰難民。父曰難胞。保族視其僑使之奴隸，曰娃子，又曰家娃。娃子有初擄來者，有男娃與女娃配偶，所生之子孫，統名之曰白夷子，又曰白骨頭，皆漢族也。黑夷爲真正之漢族，又名黑骨頭。黑夷性賤漢族，以漢族數千年爲彼之奴隸，故不與白夷通婚，因此漢族之界限極爲分明。

一 難民有家屬轉託人以銀布在深山僻處者，有乘機冒險逃出者，皆數月之聞，僅有二、三、今之難民再生錄，係民國二十五年冬，靖邊部總團長大英征勦羅山拖木澤叛夷時，難民乘機逃出者，或叛夷投誠繳出者。又二十六年春，一、三六師，二、九二團，靖邊部，會勦越邊普延逆夷時搜山搜出者，有乘機逃出者，亦有逆夷投誠繳出者。據此兩役得再生之難民，依據新報報章，報登載之日期摘錄之，共有一百三十餘人，名曰最近難民再生錄，想其中必遺漏，然不適以死中得再生者，證明急求再生者之爲數尙多，切察社會人士聞是種後，使之得完全再生也。

三十五年八月由靖邊部清池難民，黃國臣，黃金光，徐萬福，馬×玉四名，又傷夷區繳出，王品三，西昌瀛水人，王老四，大田瀛人，王錫子，德昌羅川鄉人。曹羅氏同一小孩近周歲，德昌人，共五名。其地一名已燒燬木收。又前此李止才清回藥志明一名。共十名。

十月靖邊部仍留西區叛夷繳出難民。三台文繳獲保生，德昌小高橋人。周襄氏，德昌水瀛人，×則×，住大山上。火車支繳陳子中，德昌小高橋人。陳以清，西昌經合馬鄉第五保人。張陳毓，西昌大興場第二保人。盧文祥，冕寧斜口人。張孔氏，曹煥珍，西昌黃水鄉人。二毛牛支繳蘇爾達，西昌拖木澤東河人。張如松，西昌城魚市街人，楊竹安，西昌六合鄉人。黃士氏，西昌黃水鄉河脚人。保安支繳出高游氏，西昌西溪人。陳子清，西昌大興場人。雖補支繳出張保河，西昌黃水鄉山脚人。共十六名。

(一) 赤堡子難民訪問記

三十五年十一月，由綏遠部送一羣難民到西昌，當其在赤堡子時候，一羣難民，在白雲堆前的小平房內，僕僕呻吟。令人一見者，不禁傷心落淚，難民中男女老幼都有，最老的有六十八歲，最小的五歲，還有臨時的瘦弱，大都是兩面穿衣，露頭赤足，像餓鬼圍成一團，用哀哀失神的眼光看著我，向我求救。我聽見他們的嗚咽，由不得使我傷心起來，我只好用溫言好語安慰他們，今日把他們沉痛哀訴的身世，分別寫出來：鄭淑氏，西昌大營人，五十六歲，三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在安寧農場出開，被三合家夷人搶去，家中有丈夫及一女孩，她往夷區度過六個月的牛馬生活，一天到此，竟見大日。王保元，西昌扯扯街人，三十歲，三十二年六月，被馬匪梁士伊里家搶去，過三年奴隸生活，母親被夷人擊斃，兄妹同被搶去，分開賣入她想她的母親兄妹，不自禁傷心落淚。高朱氏西昌西溪大德星人，四十八歲，三十五年四月，被三合家呼拉則搶去，給夷人背水種地，每天只給一個救巴乾，被一張毛毯蓋過活。楊芳材，西昌魚水人，六十三歲，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晚，被拖角夷人押補支搶去，家中有一妻一女，母親在搶劫時斃死，但能往事，嗚咽低頓，淚流滿面。尹楊氏西昌明線大德星人，六十八歲，三十五年五月，被三合家呼拉則搶去，搶時將小孩擊死，其自恨命運太奇。一周洪發西昌魚水人，五十三歲，九歲時，被夷人安支日和搶去，在夷區已歷四十年，家裏情形，一概不知，想不返家，仍向夷村，度疲殘年。陳學林西昌小心鄉人，十八歲，二十五年一月，被首第家夷搶去，即在夷區放豬磨麵做苦工。陳家棟，德昌人，他是被搶了的一，一切不知，實在可憐。尹正武西昌西溪人，十八歲，三十五年十月，被三合家呼拉則搶去，在夷區時間短，精神很健全。黃興友德昌樂羅鄉人，四十七歲，三十二年十二月，被費格魯薩難民人搶去，家有一妻一女，在夷區三年多，漢人習慣，漸改變了。吳世恒西昌大興鄉人，五十一歲，三十四年八月，被水猴家夷搶去，過奴隸生活時間少，精神無大損失。謝武武四川仁壽縣人，三十三歲，三十五年七月，途經西昌扯扯街，被夷人劫去，精神強健，全無損壞，很像凶犯。

鄭寶秀西昌黃連關鄉人，五歲，本年五月拾八日喪，是一女孩，其父亦赤佬子領她回家，其女由悲而喜，踏上海樂坦途。劉興發西昌黃連關鄉人，五十歲，三十四年二月，被匪劫去，同時罹難者，有一妻一女，全家預自天上飛來之禍，今天他雖然得回牢籠，他的妻女，不知轉賣在東西南北何處，他孤零回家，必對影自憐。楊春榮西昌西溪人，五歲，本年五月，被母家裏賣去，一個可憐的女孩子，離開親娘，去做苦工，過着非人類的生涯。鍾寶珍西昌黃連關人，十三歲，本年五月被搶去，這女孩子身體很強健，吃了些苦，沒有露出窮困樣子。蔣寶寶西昌黃連關人，十五歲，本年五月被搶去，口不能言，隱隱作語，一字不能說出。滿腔怨氣，無法洩出。吳成桂西昌大興鄉人，與仕衛子，年十歲，三十四年八月，被水災夷人搶去，同父遇難，又同返回家鄉，悲傷之餘，喜出望外。謝潤閣西昌黃水鄉人，十歲，三十五年七月被搶去，裏是一個衰弱的女孩，怎能受得沉重的苦。上述的一羣難民，他們雖然苦了很久，但是今天總算離了苦海，還希望未離苦海的百餘萬同胞，像他們一樣源源不斷到自己的故鄉樂土。

(二) 學苦難的人訪問記

謝邊部派大英團長征羅發山拖水溝夷匪凱旋歸來，許多人結隊歡迎，由瀘山來與務部隊行列裏，有一羣受盡苦難的人，面黃肌瘦，衣服襤褸，精疲力竭，困苦萬分，當時我很驚異，後問知為一羣剛從深山老林被營救出來的難民。他們到西昌以後，應集在邊邊司令都美井裏，一方面暗自欣喜得救，馬上就可見到了親人，另一方面為今後衣食住而焦慮着。我首先訪問的是陳志發，羅邊拉撒田人，三十四歲，六年前在國邊高老灣放牛被擄，曾經夷匪贖贖曾賣，曾走過很多夷區，嘗夠了人間最苦的滋味。李葛氏，是五十四歲的老婦，鹽源河西人，兩年前在新河嘴被劫，他已是白髮斑斑，滿臉皺紋了。李賈氏，西昌黃水鄉人，今年已四十三歲。在被劫時，一齊被擄了五個人，那四人，就是他的兩個小孩，和他的弟弟與弟媳。他在營救脫險的今日，正殷殷追念着他失去可愛的小寶寶，和他相依為命的弟弟與弟媳。同時因為家人星散，無家可歸，悲

待慈善機關的救濟。楊元章，西昌麻栗寨人，三十八歲，今年五月間被擄的。王李氏五十歲，西昌西溪鄉盤廠人，四月二十一日俘擄，家中還有兒女。田張氏四十餘歲，西昌黃連鄉巴西坪人，今年四月十三日在家被擄，隨身有一個一歲的女孩。孫青光鹽源河西石炭籍人，三月十七日被擄，今年已五十歲。蕭與順西昌西溪勝家碾人，六十二歲，被擄已兩年多，自他作俘擄後，老母吊頸而死，妻又相繼被擄，家中已無人，又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人。尹子清五十歲，西昌城外流魚溝人，本年二月十八日，在瀘山背後深溝砍柴被擄，同時被擄者有六人。尹子清六十四歲，西昌瀘山後面大德里人，今年五月十三日被劫。馬仕清已六十歲了，西昌西溪人，被擄二年餘，家有老妻，尚可作歸計。我聽了這十一個可憐人的酸苦話，替他們悲痛從前的經過，又替他們慶幸今天得重見天日。但是一想着那夷區裏還有日餘萬被擄的同胞流離，有些還生活過着千磨百難的光陰，埋頭苦做，暗地悲傷。有些早備受牛馬不如的虐待，已磨折死了，含冤地下；養些母如家鹿，不識天日的子孫，居住在荒山危岩上，竹棚板屋裏，忍飢受寒，終歸絕滅。到那時，如狼似虎的兇夷，又年年月月搶擄漢人去補充缺額。若是夷患再不澈底解決，我們現在甯屬的男女老幼官吏人民，都有補充缺額的資格。他們所擄掠人，除了衰老殘廢外，都是寬大收容無限制的，一說到此，使人不寒而慄啊。

三五·二·一四。

十二月靖邊部在越嶲普維潛出之難民，侯萬成，侯萬春，侯萬元，侯德貞四名。又在耳禮清出難民，唐鑑銘，熊佳珍，及又殿章之兩女四名。均為冕寧兩縣人民。又於螺髻山潛回難民，謝真氏，張志方，葛興順，王×氏，李萬民五名。共十三名。

十二月四日，至三十六年一月，越嶲各勳匪部隊，送到綏靖工作團之難民，王向氏，越嶲人。盧正華，四川樂山人。楊祖馨，四川雷波人。劉友才，雲南巧家人。黃福君，四川宜賓人。張自珍，女，雲南昭通人。張松廷，四川馬邊人。林田氏，甯南人。郭張氏，越嶲人。施趙氏，越嶲人。何李氏，四川雷波人。王天昭，冕寧人。唐興林，四川雷波人。李文品，西昌鹽州人。陳禮洪，冕寧甘相營人。范珏，冕寧探羅人。共十六名。

三十六年二月，靖邊都送來異雞馬達支夷繳出難民，交綏靖工作團。石全珍，越番人。鄧長生，成邵人。曹進之，漢源人。高長壽，俞理永定營人。彭文秀，越番人。杜德清，越番人。盧德明，越番人。王季氏，冕寧人。余宋氏，冕寧人。羅長秀，女，鹽源鹽井人。劉方氏，冕寧人。楊之桂，冕寧人。施趙氏，西昌人。張瓦匠，西昌人。羅湯氏，越番人。共十五名。

(三)大涼山裏三十幾個漢巴乘機逃脫虎口

此次進剿普雄，飛機大砲怒吼，震動了大涼山，驚醒了成千成萬久淪異域，不堪奴隸的漢巴，(漢人被擄入山作奴隸者)都以爲政府在解救他們，翻身的機會到了，擺脫枷鎖的希望有了，日夜將視軍事勝利，渴望救星降臨，并千方百計，準備乘機逃脫。近來由野夷區域，或熟夷地方，紛紛逃出多人，先後到達昭覺縣城，大多晝伏夜行而來，并有攜妻挈子冒死逃出，都來求政府保護復還遠鄉。聽其哭述虐待與逃出追問之虐待，聞者無不心酸淚落。惟頑劣夷人，極爲懷恨，認如財產損失，甚至直接間接公然請求退還，并施種種威脅利誘。均被昭覺縣長嚴詞拒絕，或喝喊開導，或痛予斥責，始得無事。計自本年一月起，計有劉海清全家九人，四川宜賓人。文樹雲，繆樹雲，田興×，文宗福，均雲南永善人。郭子遠，大觀人。劉生，四川雷波人。鄒建四川峨眉人。李之山，西康越番人。田金氏，盧大姐，雲南昭迪人。唐雲清，四川重慶人。長孫海如，四川樂山人。羅永清，李狗兒，四川人。邢老五，全家五人，雲南人。×昌強，全家三人，西昌普格人。共三十餘人，均經設法安置，或護送出昌返籍。

(四)蠻荒侏儷一世奇緣

正月十一日由越番普雄茲普石角莊，逃出被夷匪擄去之難民，由勦匪總協交綏靖工作團有五名。一、葉顯亦，河崖落陽人，二十六歲。三十五年，任五軍通訊營連長，後調第二軍，由雲登演，路過越番運三營，被越番劫去文裝六十餘人

割去，同行被擄者，傅冷兵二人，輸夫二人。將鵬飛賣與阿合吉哈，現也懸賞逃出。二、郭啓坤，越藩挖補塘人，於四月前入山賣賣，爲保頭夷人阿魯一被出賣。三、何雲生，四川樂山蒙子場人，年五十五，民國五年，在四川馬邊給羅統領志淵服務打漁軍，被夷擄去，曾與阿合幾幾，現在夷區配何孫氏，生一男兒。四、何孫氏，四川雷波人，五十六歲。於民國十一年黑覺勿吉家賣出犯攻城時，全家被擄，分散售賣。何孫氏轉賣四次，後賣與茲普夷人，與何雲生配偶，已生後子，名何正國有十八歲。夫嫌母子三人同乘進一并逃出，得力郭啓坤引路，其子不會說漢話，任人詢問，均不吐言。其母何孫氏稱，「他未見過外面情形，他是畏懼。」夫嫌母子三人，並帶有衣服糧食。由蔡連長搜索前進，始得脫險。彼等於十日下午五時，已自行赴越藩城，尋親戚居住。他們是蠻荒抗傷，一世奇緣。

(五)難民張松廷蠻荒三十年記

四川馬邊西子溝玉村居民王昌和，於民國元年三月某日，延巫慶壇。邊河對岸的張獨有張松廷，也來王家，隨從備法施術。瓊膠暴到，主客盡欲而睡，夜深人靜，忽被老陰支夷統率百多野蠻的夷娃搶劫王昌和家，將張松廷捆綁去了。松廷家有七十餘歲的老伴，二十五歲的女妻，七歲男孩，四歲女兒，全家人靠他出力耕作，暇時做法，以度生活。而今兩手被捆，也只好聽聽家前批後慘的到「山河口」夷村老陰支夷家，過年的牛馬生活，晝夜都被夷娃監視著，山河口距張獨不到一天路，老陰支夷總怕他逃走，就把他賣給「連滾開」的阿合守處支夷，賣得兩個銀錠，張松廷離開山河口，進入連滾開的活地獄。連滾開是三個大場，夷人有一百四十餘家。守總支夷便在連大夷村裏居住，不把張松廷當作人看待。衣服只有一件破襤不堪的披氈，無論冷熱晝夜，都用他來遮身禦寒，晚上同牛馬住在一起，嚴冬時候，冷得手足縮成一團，不准走進火塘旁取暖。那破襖的身軀，還要鼓起勇氣給夷主磨麵，很無限度的工作，無論有多少乾菜，燕菜，玉麥，都要松廷磨完，才得睡覺。到天亮，又去挖山種幾點鴉片煙，操作稍緩慢，夷娃還要用鞭子痛打。若有空時，夷娃又監視著到很遠的森林去砍柴，不管你的方桌大小，總要雪負得很重，他才心甘。從此張松廷就是夷人的驢馬了。早晚又要領命在最深處的岩窟裏將水上山，不

身。一個離脫圍快樂的家庭，來到這黑暗地獄，還要絕對的屈服忍受煩惱磨折，真是極其可憐啊。凡是初被捆綁的人，立刻將周身衣服鞋襪剝奪下來，換上襤褸污臭不堪的保裝，二進夷主的門，就要替他推磨搗水造飯，并有舊娃子押着耕地砍柴割草，晝夜累得你筋疲力竭。飲食要主子先吃，娃子後吃。遞物與主子，要鞠躬俯首，雙手捧物。稍一失禮，立加罵詈，拳打脚踢，祇有埋頭抱手閉口忍受。如果受不了痛苦，要逃走嗎，追回來時，便遭惡打，穿木靴，烙脚眼，拴以六七十斤重的鐵鍊，種種殘刑。要自盡呢，總有夷娃監視，想盡方法，不得遂意。做保夷的娃子，如果要添製衣服，買一件破毯，必須要特別勞苦，經夷主許可，然後慘淡經營，自己設法私積，才得體體觀觀。壯年的娃子，你能出力打仗，殺人放火，夷主很喜歡，可以拿另外搶來的婦女，償給你作配偶，他的意思是在要生產下一代的奴隸，增加他的財產。是傳到往下一代庸愚癡騷，衰弱憔悴，又死亡消滅了。所以要在年年搶擄娃胞，補充缺額。至於有配偶以後，要自己蓄積銀子，奉還夷主原來買自己的身價，才能在夷主左近建屋另居，但必須把夷主的地耕種完畢，才能耕種自己的地，他有喜愛專，要派你出牛羊雞酒或食糧。有打冤家搗搶燒殺的事，要派你出人力。假使做石匠鐵匠的錢，主子要抽十分之二。這就叫某家的白夷娃子。娃子有錢有力，又搶買娃胞來作奴隸，名曰二道娃子，二道娃子搶買來的叫三道娃子，便越更難得了。假如不許你配偶，終身在夷主家，便叫鍋莊娃子。我遇着一個姓趙的娃胞，有五十多歲，轉賣到米呷家，已八九年，面目焦瘦，骨已溼了，他昏米一下，要哼一聲，我的心弦隨着他的聲顫抖，這就叫做到老死的鍋莊娃子。凡是娃子，得罪了夷主，重則槍殺打死，或命你自盡，或把你轉賣，就是賠償後有子女，還是分開售賣，妻離子散，再去當鍋莊娃子，常見有窮困黑夷，領率三四十個男女老幼是分開售賣的，真是使人目不忍觀。總之白夷的生命財產，夷主都操有生殺予奪無上威權，決定不能自由呢。這種喪失自由的娃胞，及其在大涼山內所傳之子孫，無論如何，有百餘萬，皆痛著呻吟的生活着，初獲入山的騾驢，見着在山中行動自如的漢人，猶如自己的兄弟姊妹等骨肉一樣親愛。一說到自己的身世，便要流滿面，哽咽不能成聲，他們希冀自己的親屬，發覺布來，把他們贖取出去，希望政府快把他們解放出來。

(八) 爲難民們呼籲

自去年十二月四日起，鄂豫鄂夷，蕪開英將進山出漢人送出家，影響工作開始安置。這些難民，有的是軍事發動之初，在夷區逃出來的。有的是軍隊搜山搜出來的。有的是投敵夷人繳出來的。由部隊送來的有三十六人。論籍貫，計蕪三十一人，鄂六人，西昌四人，樂山雷波二人，會理、成都、宜賓、巧家、昭通、寧南、馬邊、鹽源、各一人。男的二十一，女的十五。年高的八十二，小的十九歲。以籍他們的夷人來說，是十九支黑夷。以安置來說，孫司令領去三人，留總辦工作團二人，送救濟院五人，野戰醫院服務三八，這回籍着二十三。至於投敵夷人繳出來的難民，是些老弱殘廢，有的口裏成一個大洞，有的說話嗝嗝不响，有的耳聾眼瞎，有的衰老不能行動。那些精強力壯及年輕的孩兒婦女，沒有繳出一個來，我到難民收容所看他們，那一點不像人形的人中，有白髮斑斑的老女婆，有神經錯亂的婦女，都是衣服襤褸，形容枯槁，顏色憔悴，現一種目不忍視的慘狀，就是跌石心腸人，也會流出眼淚。這是誰人的罪過，誰人該負的責任。百萬多在夷區中作反動的難胞，耗費了許多民力，且了許多人力物力，發生了敵日士兵的生命，幸而官兵今年未打敗仗，僅僅救出這最少數的難胞。安置在救濟院的五個人，還沒有力量使他們吃頓飽飯，聽其出來做乞丐。發給五千元路費，五小升米與衰老殘廢的難民，一天走二三十里路，要走一二十天纔到家鄉，路途之中，能否得到安全，是不可知的。有些難民初到益州，全家幾盡發絕，果然走到家鄉，又不知有銅錫家私取着甚麼。可憐少數的難民，還是關了牢籠，身體不自在，生靈受辱至深。說到那日餘萬在大涼山的難胞，以後又如何拯救的，全賴拯救出來，又如何安置，使他們有生活，這是一面大問題了。

五·錄後餘言

余摘錄民國三十五年內新康寧遠兩日報所載邊區人民被倭夷燒殺擄掠之事實，名曰倭患錄。又摘錄兩報上所載離散夷區之難民，并鈔錄張錕李春恒劉行方三位先生之記載，名曰最近難民再生錄。復承孫源君推拾屑而足徵之有關資料，綴為總論，列於篇首。不勝感謝兩報之主任先生採訪人員，同張李劉孫諸位先生。因為此黑暗之夷區，經過千餘年之久。現在過奴隸生活之漢族同胞，尚有百餘萬之多。追溯以往千餘年死亡消滅在蠻荒地方之漢族同胞，又不知有多少。假使道德思不迅速澈底解決，來日為患，更無窮盡。但是數千年無人詳盡揭穿此黑暗，甚且能倡高論，妄生異說。謂漢夷宜平等，黑白宜平等，何能歧視俾族，使視白夷，理論固是。至於俾族之奴隸漢族，黑夷之虐待白夷，則完全不言及而作有效之制止與解放。又謂同為人類，同為國內之民族，宜謀教育以感化之，不宜施以威力，能用空軍恐嚇之。言似有理，事實則非。彼黑夷面狎釋，性凶暴，言狡詐，以奴隸為財產，以俾族為貴族，據險稱王，不受政令。言之者，能將大涼山諸夷會盡驅迫來受教乎？數之三年，諸夷會能將其視同財產日為萬為奴隸之漢族盡解放而不殺使乎？誠有此效果，則文明國家，教育普及，各級法庭及民刑法律可以盡廢矣。夫教育固為人類進化之重要工具，然必先有解放白夷之能力，同時乃有驅迫施教之能力，教育乃有效果而宏大，否則來受教者為數極有限，而拾撈者依然德其拾撈，無法制止也。又有謂漢人欺詐虐待俾夷，俾夷乃拾撈漢人為奴隸以報復之。此未經其地，觀其事，道聽途說，極淺陋之見解，固不足資。然誤人視聽，貽害同胞，其咎不小。夫俾夷擄掠異族，輾轉販賣，為彼奴隸，已成數千年野蠻習俗，豈因今日一時之惡感，乃釀數千年之大患。昔南美洲人買非洲黑人為奴，豈非非洲黑人開罪於南美洲人，而後被入奴役以遭報復？人之販賣牛馬者，豈亦牛馬先開罪於人，人乃買牛馬之難財負重以圖報復？凡事不親歷其境，但見其毒，或身受其害，自自命途次，或走馬觀花，或聞人談話，便發高論，蒙蔽世太耳目而身竟其毒者，亦合悲感淚，頌曰莫言，任其汚毀，冤中之極，莫大於是，尤可哀矣。今冀閱者助兩報為民以百

直書事實，不稍隱諱。張李劉三先生親身經歷，不同臆說，爲巨餘萬爲奴隸之流胞記敘其事。向全國人呼籲，使生絲是國著，執掌政權者，生惻憫之念，戮力同心，挽手拯救，立出水火，以符民族平等之真義，其功德之大，不言可知矣。

保區漢奴續天錄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鉛誤	更正	應添	刪去
二	七	一	西	昌		
一	七	三三	濟	漢		
二	八	五				
七二	九	一五	辜	琴		馬
七六	二	三二				
七六	一	二七字下	饒	饒		
七七	一	一七	罪	及		
七八	一	一九	地	關		
七八	二	一五				
七九	八	一四字下				林
七九	二	二八	向	問		
八〇	二	五二	德	聽		
八三	一	四六				
八三	一	五三，五四	是國	國是		
八四	一					罪

保區漢奴額天錄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數	鉛	正	添	去
一	七	三三	西	漢		
二	七	三三	推	昌		
三	二	三三	月	日		
四	八	四五	力	以		
六	九	三八	之	朱		
六	九	三五	未	朱		
七	七	二五	未	朱		
八	八	二二	未	朱		
八	八	一一	未	朱		
八	八	九	未	朱		
八	八	一五	未	朱		
八	八	一四	未	朱		
八	八	一四	未	朱		
一三	六	二四	未	朱		
一五	八	一七	未	朱		
一七	二	一	未	朱		
二七	二	三	未	朱		
三五	二	六	未	朱		
三六	二	七	未	朱		
三七	二	六	未	朱		
三九	二	一	未	朱		
四〇	六	三六	未	朱		
四〇	七	五三	未	朱		
四〇	二	三九	未	朱		
四一	八	二七	未	朱		
四一	五	四四	未	朱		
七一	六	四四	未	朱		
七一	八	五	未	朱		
七二	二	一五	未	朱		
七六	一	一	未	朱		
七六	一	一	未	朱		
七八	二	一五	未	朱		
七九	八	二八	未	朱		
八〇	二	五二	未	朱		
八三	二	二八	未	朱		
八三	一	四六	未	朱		
八四	一	五三	未	朱		

故

保區漢奴顛天錄

非賣品

編述者

劉

芷

汀

印刷者

成都祥記彬明印刷社

營業部：湖廣館街四十四號
工場：外西北巷子境神廟

53

721043